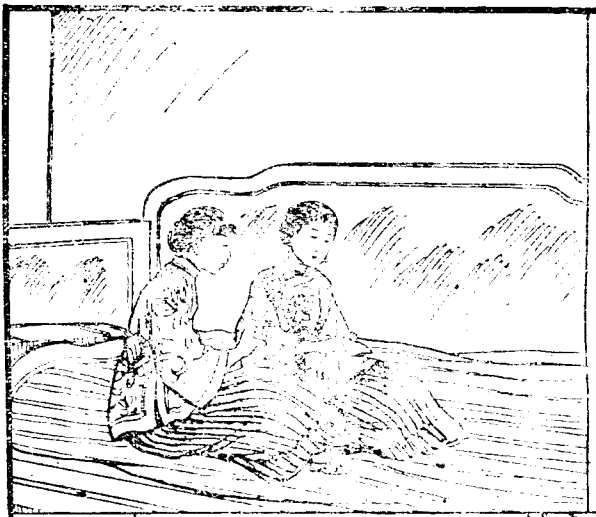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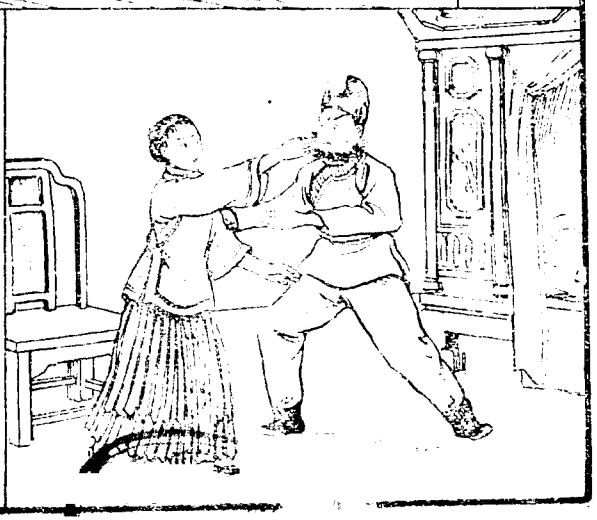
# 湖海大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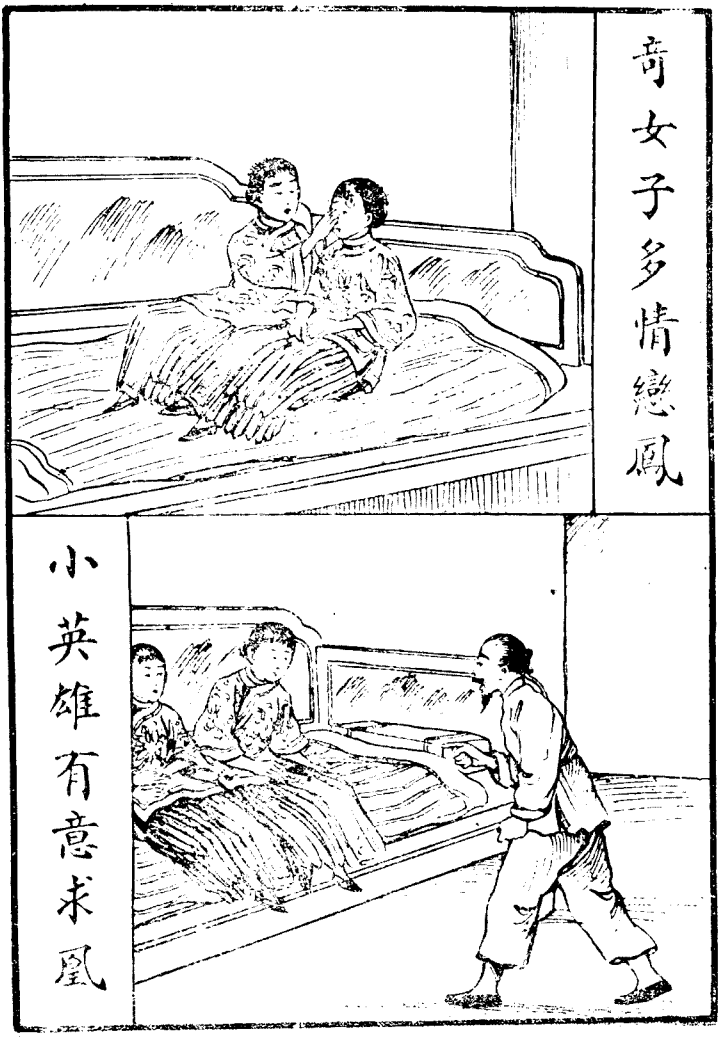
上海南方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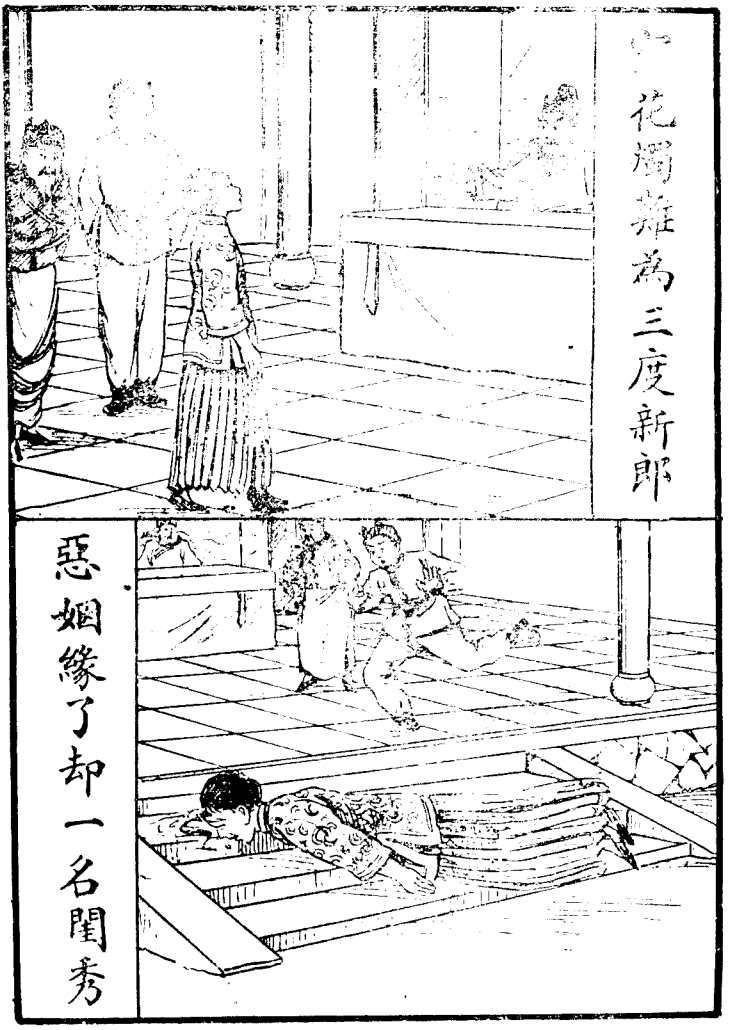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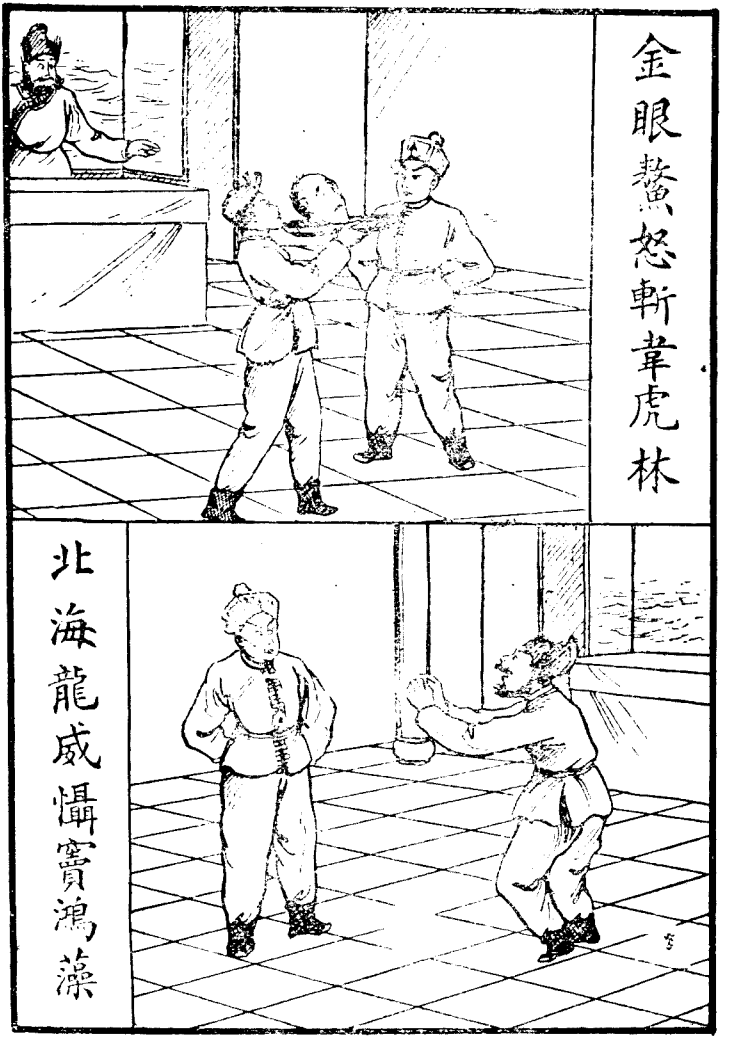
密語語圓圓郎心似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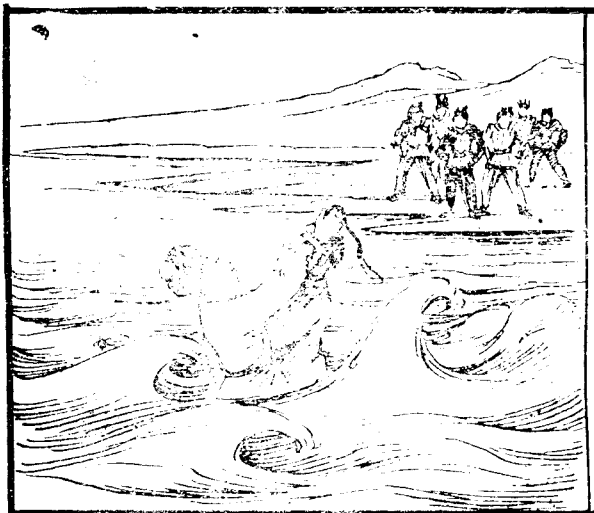


情天增悵惘妾意如雲


奇女子多情戀鳳
小英雄有意求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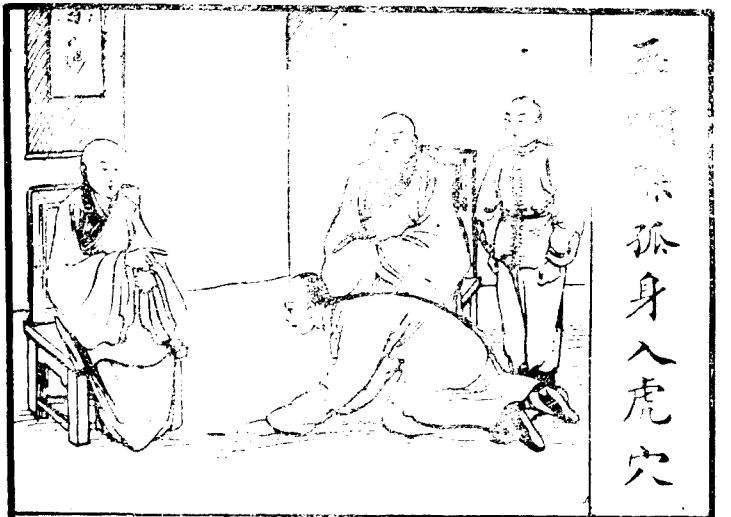

花燭雖為三度新郎
惡姻緣了却一名閨秀


金眼鰲怒斬韋虎林
北海龍威懾竇鴻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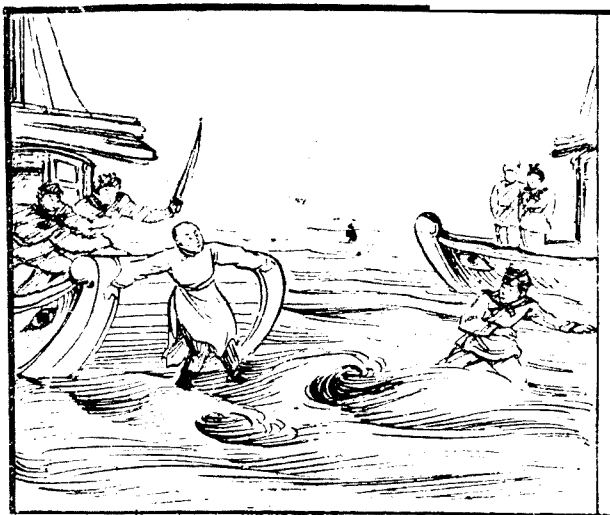
洞庭湖英雄顯身手

觀音寺和尚現神通



孤身入虎穴

水蜻蜓一怒責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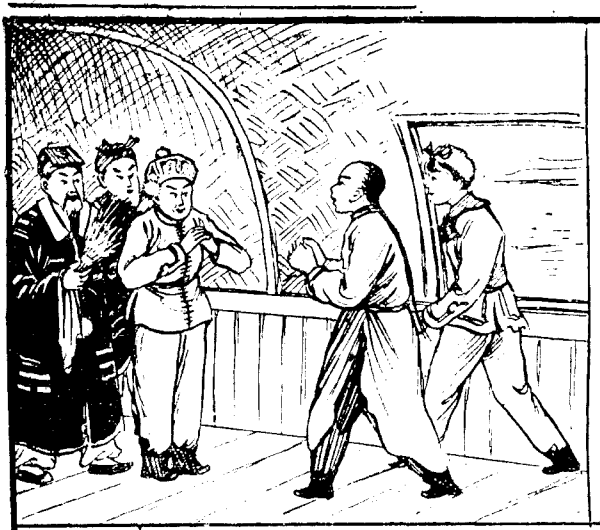


愛水養情花刀遂伴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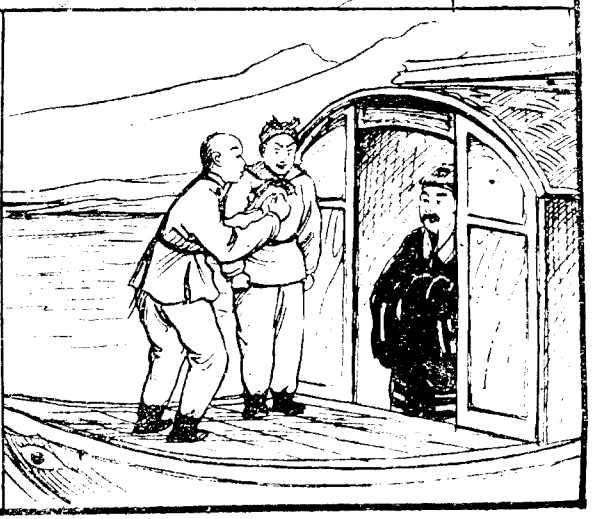
神功使鬼斧袖內機關

笑裏藏刀奸雄面目

袖中懷箭名俠胸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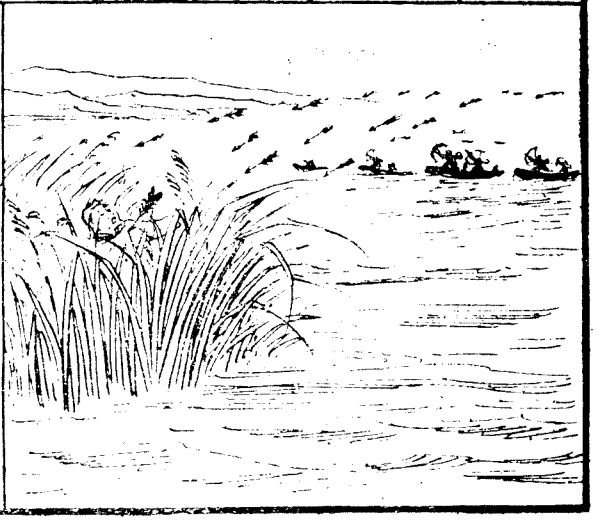


巨眼識英雄安排坑塹



熱心救女俠洩漏軍機

諸葛鶚計襲洞庭幫



北海龍力破磨盤寨

長篇武俠
寫情小說

# 湖海大俠（第二集）

海上　何一峯著　　吳門　陶鳳子評

## 第十一回

密語話囹圄郎心似水　情天增悵惘妾意如雲

話說諸葛梅猛然聽那人是男子的口音。一顆心幾乎嚇得跳出口來。祇是勉强極力鎭住。表面上只當做不曾識破的樣子。向那男子低聲說道。我是你救命的恩人。怎麼你說我害了你。並且我與你素昧生平。何以知道我的姓氏。那人笑道。不錯。你是我救命的恩人。你明白我這性命。畢竟是斷送在誰人手裏。你與我素昧生平。我同你

會面也是第一次。我說你害了我的話。其中另有一種緣故。我這次是奉師傅的命令來會你的。我師傅自己水陸功夫。不待說已是登峯造極。並且他自信有絕大的神通。能知人過去未來的事。若得他老人家前來救你。真是不費吹灰之力。他老人家知道你困在這種地方。不親自來救你。爲什麼令我這個小徒弟前來呢。就因這洞庭帮的强盜。雖然妄作妄爲。但來歷很是不錯。他們都是南海醒菩提白眉和尚的門下。白眉和尚門下的人。犯下了滔天的罪。如果有官兵前來同他們爲難。白眉和尚並不多說閒話。但一聽得我師傅出頭。他們同黨的怨毒。便不問曲直。不論情由。早結到北海伏龍庵的門下來了。我師傅預知你要失陷在這地方。待要出面救你。就是怕

同白眉和尚結下不解的仇。待要不救你。又違反了他老人家欺强扶弱的夙願。再三一想。說我在師門年紀最小。沒有闖蕩江湖。少有認識我知道我的有名好漢。出頭到洞庭帮來。或能瞞過江湖上的耳目。我一聽這話不好。雖說我在江湖上沒有聲名出頭到洞庭帮來。或可以瞞過江湖上的耳目。但我的本領很有限。恐怕這番到洞庭湖來。空傷坏了自已的性命。仍然救不出小姐。從井救人的事。我很願做去。但要救得好。才算無過。救得不好。反給那人加上一道緊箍咒。這又何苦來呢。我師傅看我面上那時現出很爲難的神氣。遂哈哈說道。你當初若肯削去頭髮。我今天也不令你去會一會金刀諸葛梅了。你這三千煩斷絲。沒有斬去。凡事就不能避免煩惱。這時

你雖不能救出諸葛小姐。但諸葛小姐終須要救在我們北海派人手裏。老僧這話斷沒有差錯。你儘可放胆做去。我聽師傅這話。連忙問道。在師門中沒有名氣的人很多。師傅爲甚麽不令那些師兄師弟走一次呢。我師傅聽罷。不禁正色說道。這話是你說的麽。你不去救諸葛小姐。誰可去得。如果到洞庭帮救的另一個人。我門下沒有名氣的徒弟很多。誰不可以去得。毋如失陷在洞庭水牢中的是諸葛小姐。休說你拚着性命。終須也能將他解救出來。就是前面有座刀山。你忍心看諸葛小姐死於非命。不到刀山上去替他一死麽。你要明白。你的將來。你將來的事業。都要成全在諸葛小姐身上。這點點辛苦都不去吃。你好忍心。怎對得起諸葛小姐我當時又向我師

傳問道。徒弟向在師門。師傅叫我水裏水去。火裏火去。這身體縱送買給了師傅。祇怕徒弟這番到洞庭帮。這身體已不是師傅所有的了。祇是師傅打算叫徒弟如何去呢。我師傅又正色回道。你這話像煞很有點道理。你既會見了諸葛小姐。這身體還算老僧的麼。你問老僧教你如何去。定法須不是法。你在臨時。自然會想到一個計較。師傅已對我說這樣話。一路到洞庭湖來。就聽說這金眼神鰲竇鴻藻。奸淫好色。不知蹂躪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子。我偶然觸動靈機。想借此混進磨盤寨中。打算同竇鴻藻親近。便能探出小姐的消息。祇要拚命能救出小姐。吉凶禍福。都在所不計。這是什麼話呢。就因我生來性格。師傅不要做那件事便罷。既答應師傅做那件事。祇要那

件事做得不辱師門。生死亦復何計。並且當初這身體原是買給師傅的。如今師傅轉教我將這副身子。交給葛小姐。決定小姐的人格不在我師傅之下。小姐不是女中的豪傑。怎當得我師傅如此傾倒呢。我這身子不交給小姐。還願交給誰呢。我不救出小姐。還到江湖上再做什麼事呢。能救出小姐。固是你我的造化。不能救出小姐。我祇有一死以謝小姐。這是我自己應該順受處罰。我既不能救。又不能死。終覺我自心裏難過。對不起小姐。我當時想了那個計較。便裝做走江湖賣藝的女子。混到磨盤寨來。先向磨盤寨的大小首領打招呼。竇鴻藻見我這臉子生得還不錯。已現出垂涎三尺的樣子。及見我使出來的功夫。雖沒有他那樣高强。還可以看得去。他更垂涎

的了不得。寨中的頭目。存心巴結竇鴻藻的生拉活扯。要我做竇鴻藻的押寨夫人。我聽了暗暗好笑。便向竇鴻藻及衆頭目低頭說道。伏侍大王爺爺。不是一樣的麼。何必如此。這幾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你說寨主的眼力不差。他說老大哥的艷福極大。當着我面前。把竇鴻藻恭維得四萬八千毛孔。一個毛孔裏。好像真得開了一朵鮮花。就有衆丫鬟把我簇到新人房裏。居然打扮得新娘娘的模樣。竇鴻藻不待天晚。便關起房門。交杯酒落了盞。那東西在無意中。便向我說起小姐給衛素文打不平。扮做新娘的一回事來。他說。該當你的造化大。來做我的押寨夫人。如果諸葛梅順從了我。就算你來遲了一步。豈不是白白的屈辱了你。我當時陡然訝道。寨主講的是

誰。可是那個金刀諸葛梅。他和我原是同盟的姊妹。你可能看我分上。先饒了這人一條生路。我便死了也感激你。可不知道你究竟愛我不愛我。竇鴻藻見我那種嬌媚的神情。不由將我一把抱住。口裏還不乾不淨的說。好心肝。我告訴你。我愛你比愛做高帝還高興十倍。不過你要我放出的是諸葛梅。縛虎容易放虎難。有諸葛梅在我這裏。我不怕什麼小臥龍諸葛鶚。若放出了諸葛梅。那諸葛鶚雖然手無縛雞的力。並不是一個好惹的東西。一百件人情都可準得。你要放諸葛梅。沒有這般容易。我聽得說出這樣話。臉上不由漲得通紅。忙把他身子推了推。笑道。呸。你不放諸葛梅。你就不可怜我。我也不是容易好說話的。我說到這裏。轉有些盈盈欲涕的樣子。竇鴻藻

忙向我招陪道。好心肝。你不知道。除了你更配誰替他來講人情。也罷。就看你分上。明天一早。發一枝令箭到水牢去。赦他回去罷。我當時又流淚說。今天我同寨主看要諧成白頭鴛侶。但我的性情。不聽自家同盟姊妹失陷的情形便罷。既聽諸葛梅失陷在寨主的水牢裏。寨主一刻不赦免了諸葛梅。我心裏一刻不安。請寨主立刻將諸葛梅提出水牢。到我房裏。重敘舊好。好在天時尚早。我送他出磨盤寨。勸他以後不要遇事生風。並託他轉勸他哥哥不用刻寨主爲難。多一事不若少一事。寨主又何必枉結寃家。我送同盟姊妹出寨以後。那才是我開心的時候哩。竇鴻藻聽了。搖搖頭說。今天是不能。絕對不能赦他。一面說。一面又湊近我的身邊。露出十分輕狂的樣子。

我一時情急智生。軟騙他是不中用。就準備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打算逞那廝不備。先將他結果了。洞庭帮要數竇鴻藻是個蛇頭。若斬斷了這個蛇頭。蛇無頭不行。就不難逞勢降服了他的黨羽。救出了小姐。我一面想。一面抱着自己的兩邊腮鼓道。我不要你哄我。我不要你哄我。你今夜不赦出諸葛小姐。看我這一個耳光子打過來。說到這裏。就出其不意。反手一巴掌。打在竇鴻藻的臉上。我是練得一手千金閘的功夫。這種千金閘。就是重拳法的路數。並非是硬功夫。乃是一種法術。不過不容易學成了功。學成了功。同硬功夫一樣。隨時隨地。都可以使出來。那怕一尺來厚的石碑。運用千金閘一掌打去。能立刻把石碑打得炸裂開來。我的手掌紅也不紅一點。不

問有多們凶頑的獅虎。一遇這一手千金閘。就立刻筋斷骨碎。死於非命。本人坐在船上。也可用千金閘的身法。壓沉了船。千金閘這種法術。實在大得不可思議。總打算我出其不意。使用那千金閘的軟功夫。揚手一巴掌。要把竇鴻藻打了個扁。想不到他的本領。比獅虎還兇很。他的皮肉。比石碑還堅固。千金閘這樣功夫既不能傷害他。他當時彷彿也知道我那一手的手勢。來得沉重了。早已鬆去了手。用三個指頭。來捵我的腰眼。我慌忙一閃身。一個乳燕辭巢身法。閃過他那一手。跟著就變換一個二龍搶珠的手法。直挖他的雙眼。他沒有防備我有這一著。來不及閃讓。總打算他兩個金眼已挖到我的手中了。不料他兩個眼珠。比銅澆鐵鑄還堅强。不但沒有搗瞎了

他兩個眼珠。我左右兩手中指。反搗得有些生疼起來。看他的兩眼瞬也不瞬。我這時早惊得六神無主。才想到他是學過罩功的。又不明白他的罩門在什麽地方。簡直一些兒擺佈他的方法也沒有。總怕他還手打過來。我這性命便保不住。祇見他向我冷笑一聲。退出房外。惡狠狠的說道。看你有什麽本領。能逃出我這地方一步。一面說。一面在房外不知怎樣的按捺一下。接著劈拍啊了一下。房門關了。我看那門板上用鐵皮包着。滿豎着很鋒銳的尖釘。接著四壁上下也响了一聲。就看四壁和屋樑上面。都包着鐵板。鐵板上也都滿豎着很鋒銳的尖釘。我登時好生詫異。知道這房裏設着了許多油線機關。我的本領再大些。也是打不開。衝不破。逃不出。如果他再來

同我爲難。叫我如何能抵擋他呢。心裏就焦躁起來。在房裏出了會神。暗想我師傅有這神通。能算得準諸葛小姐。失陷在竇鴻藻手裏。却不能算準我的能力。能不能救出諸葛小姐。竟把我骯送在這裏。還以爲有我到此地來。都可以救出了諸葛小姐。想我師傅的算法也有不靈驗的時候了。我不答應師傅的話。師傅總可以另派一個師兄弟。來救諸葛小姐。我既然答應了師傅的話。師傅總以爲有我前來。可以救出諸葛小姐。也不用再派第二個人了。如今我既被關在這種地方。毋論在勢不能救出諸葛小姐。並且同他會面的機緣也不可得。我心裏總埋怨我師傅。既然知道金刀諸葛梅。是個女中豪傑。偏偏硬派我這個不能救的人前來救他。這都由我的死期到

了。諸葛小姐也該當喪死在水牢裏。所以師傅糊糊塗塗的竟好像似痰迷了心竅。我更埋怨我自己聽師傅說的那番話。諸葛小姐是何等重要的人。前來救諸葛小姐。是何等重要的事。我若不領命前來。師傅派另一個有能耐的師兄師弟前來。什九也可以救出諸葛小姐。如今都算我自己誤了諸葛小姐的事。那裏還有人再來救諸葛小姐。我憑着自己的天良。總覺有些心捫難過。對不起小姐。那麼我也祇有一死以謝小姐。我在氣功上。很下過一番苦力。若在提升氣功的時候。要練成金剛不坏的身體。的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要坏這身體。就把自己過身的氣。一步一步的向下逼着。却是我們練習氣功的人。絕妙的一個死法。我既想到有了這樣死法。可

以謝一謝小姐了。就將週身的氣。一步一步的向下逼着。只不上頃刻的功夫。好像魂靈兒已脫離了軀殼。在空中飄蕩有多久時間。忽然又走回來的樣子。並不知竇鴻藻怎麽將我髒送在這地方。小姐是怎樣救了我。一些也不明白。論理小姐救了我。總該千恩萬謝。拜謝小姐的救命之恩。並且我自己知道尋的這個死法。如沒有人解救。絕不會自由自性活過來。看小姐方才的情形。便知是小姐救我的。又看這地方活像一座水牢。便知小姐是諸葛小姐。我怎麽一開口。便說小姐害了我呢。就因我這回到洞庭湖來。不能救出小姐。反誤了小姐的事。我一死以謝小姐。自己心問口。口問心。什九可以對得起小姐了。小姐一將我救醒過來。我自己不能救小姐。小姐又救

回我的性命。我仍是束手無策。不能救出小姐。叫我那有這張臉見小姐呢。我見小姐是這樣血熱的一副心肝。你越是救我。我越是望你速死。我越是束手無策。不能救出小姐。越是望我速死。唉。老天老天。我却恨你無端的會捉弄我。連一死以謝小姐。都有意同我雲中鳳周錦爲難。叫我無顏見諸葛小姐。真比拿刀割我的心肝還痛。我眼看諸葛小姐。失陷在這猪圈不如的地方。活過來仍沒有方法救出諸葛小姐。我的心彷彿被你那把刀已刺得粉碎。這是你有意害我。我何能說是儘怪諸葛小姐呢。說到這裏。咽嚨已咽住了。一言不發。諸葛梅聽他的話。又是羞慚。又是悲恨。心裏正說不出來的那種煩惱。忽然聽得鈴聲作响。彷彿又有人到水牢來了。欲知後事。且閱

下文。

評曰此回寫周錦化裝到洞庭來。略與諸葛鶴化裝到太湖一事相犯。周錦之做新娘。又與諸葛梅做新娘一事相犯。然一用補寫。一用正寫。一用虛寫。一用實寫。特犯而不犯。能避因見心思。能犯亦顯筆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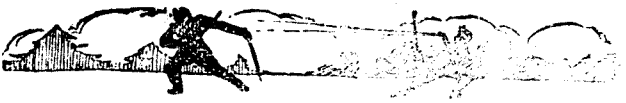
周錦之與諸葛梅。情根暗伏。寫來曲折入勝。非如其他言情諸書。開口便見喉嚨也。同一言情文字。出諸傖奴之手。不涉及鄙俚。則嫌諸曖昧。但在文人之筆。瀉出武俠心奸。則又非常光明。雲起於膚寸。微風起於蘋末。兩情之相觸。夫豈偶然之事哉。

第十一回　密語話囹圄郎心似水　情天增悵惘妾意如雲

# 第十二回

## 奇女子多情戀鳳　小英雄有意求凰

話說周錦諸葛梅猛聽得一陣陣搖鈴的聲音。彷彿有人到水牢裏查看似的。豈知並沒有人前來。原是從外飛進一條繩練。繩練中間。兜住一個台盤。台盤裏盛著十來个饅首。熱氣騰騰的放在床上。諸葛梅當時取出台盤。還未分喫。接著又聽得一陣鈴聲。那繩練已收回了。諸葛梅側耳而聽。以後却聽不出一些聲响。便低聲向周錦說道。我們的性命。若該喪在此地。煩惱有什麼用處。若不該喪在此地。竇鴻藻能怎樣的奈何我們。但是你師傅是誰。你家裏有多少人口。你是配。……哎呀。我們腹中也有點飢餓了。我料想這饅首裏。並沒



有毒藥。請你看我的分上。吃些點心好說話。周錦道。我何嘗沒有脫險的一種希望。不過這種希望。像似大海裏隨風飄泊的一葉扁舟罷了。你的腹中飢餓。我不用幾個饅首充飢。你一定是不肯吃。叫我心裏更覺難過。他們就此一面吃着饅首。一面談心。周錦又說道。小姐問我師傅是誰。但我師傅的爲人很秘密。北海那一帶地方。知道他的本領甚少。門下的徒弟。多輕易不肯在人面前說出師傅的姓名來。大略除去白眉和尚這一般人。誰知北海那一座伏龍庵。有個澹性老和尚呢。我在小時候。就喪去母親。父親又不知流落在什麼地方。被澹性老和尚收在身邊。晚間和他同床而睡。平時跟他練習本領。不許我出靜室一步。說我是他的外甥。其實我是孤獨獨一個

人。那裏有這位老母舅呢。諸葛梅聽說周錦是個獨身的少年。臉上不禁紅暈一陣。一顆心更禁不住簸簸地跳。究竟這一種緣故。連他自己也分解不來。吃過饅首以後。看天色已暗。牢中的光線。也就昏沉沉的。但對面還看得清。兩人對面坐在床上。周錦忽想起一句話來。便問諸葛梅問道。小姐是怎樣救我性命。我在先曾問及小姐。却沒有回答我。不妨請你明白宣示。諸葛梅聽他的話。早羞的低下頭來。噤住了一言不發。周錦不由急道。我又不是個猪狗。我說話你怎麼不答應。我何嘗不明白你的苦心。有些碍口不便說出。但我不因爲你。何苦要追問這句話。哎呀。救我的是你。我羨慕你感激你的地方。一死不足以謝。只是你這人的心。恐怕再沒有比你生硬的。我存

心把你看做是第一知己。連師傅的姓名都告訴你。你反把我不當人看待。有意想推掉我。我究竟不知道那一種緣故。討你的厭。你有什麼話。對我不能公開。你越是這樣推掉我。我越是望你我速死。我的心這時也說不出是什麼道理。你只算是我的親姐姐罷。好姐姐。你快將救我的方法。告訴我兄弟。叫我放下這條心。你不告訴我。我便要死在你的面前。人心是肉做的。我那樣的認你是第一知己。你連這句話都對我要守祕密。看你那一顆心。可對得起我。諸葛梅聽了。才哽咽着回道。你望着我說。只算我是你的親姐姐。畢竟你終算是我的兄弟。哎。你們這些人。真是奇怪極了。我在這水牢裏。承你把我當做第一知己。拚着性命來救我。你我都死了。我也歡喜。這回倒

是我救了你。後事茫茫。安知不因我救了你。你才得救了我。你師傅的話。未必沒有一些把握。你心裏祇想着你來救我。不辜負我救你。何必這樣的嘍唣。請問那些話。叫我如何說得出口。你這人真個不知人心。諸葛梅雖對他這樣說。只是被他厮纏不過。也只得半吞半吐的說了。周錦聽罷。不由仰天而笑。說。好了好了。照這樣講起來。我們終有脫險的希望了。嗒嗒。我師傅不是對我說過的麼。『如果到洞庭帮救的是另一個人。我門下沒有名氣的徒弟甚多。我自己雖不便出頭。他們誰不配去得。毋如失陷在洞庭湖水牢中的是諸葛小姐。你忍心看諸葛小姐死於非命。不去救他麼。』可說。『你的將來。你將來的事業。都要成全在諸葛小姐身上。這點點辛苦都不去

吃。你好忍心。怎對起諸葛小姐。」師傅說這樣話。分明一句句都欽在我心坎裏。如今聽姐姐又說是這樣救我。我不知這顆心。何以有些熱刺刺的。就毋怪師傅單令我來救姐姐。我雖同姐姐沒有訂下了終身伴侶。但照你的話參詳起來。又未常沒有一些緣分。我就想到師傅的話。也決不會差錯。好像預先看見這回事的樣子。師傅對於這件事。已有先知之明。總算他老人家的神算。並沒有不靈驗的時候。我們如果沒有脫險的一日。師傅空把你我髒送水牢裏。這又是何苦來呢。諸葛梅聽他說了這一大篇的話。把倆臉掉過來。很很地說道。話到了你們這些人嘴裏。再也說不斷絕。你再說這些骯髒話。我就要惱了。你這人實在看不起我。不是白埋了我這顆心。說到

這裏。不由眼圈兒一紅。用衣袖朦住了臉。周錦急道。難不成你真個惱麽。這件事本是天造地設。人生的一重關鍵。你着惱什麽。我同你說這話。我是有意輕薄你。我若安着這壞心眼兒。天打雷劈。叫我不得好死。就聽你說這些話。便看出你這人的心。原來比生鐵還硬。奇怪。我自己的心。要解釋你。我自己也不相信有什麽解釋的話。叫我怎麽說法呢。周錦說到此處。也就淚痕滿面。諸葛梅又轉過臉來。用手揩着眼淚說道。講正經呢。我們就多談一會。如果再像方才胡說亂道。我可不依了。周錦又流淚道。可不是的。這分明是正經話。只因爲姐姐說是不正經。倒反難壞了我了。一面說。一面看諸葛梅兩眼的淚。又流個不住。不禁用手替他揩拭自己也心酸一陣。那眼淚點

點滴滴不知不覺的流滿了襟袖。諸葛梅看周錦來替他揩拭眼淚。忙用手推拒道。好兄弟。請你放尊重些。口裏雖這樣說。眼裏看周錦兩眼角上。流得像潮水一般的快。却不禁用手在周錦眼邊彈着。周錦也不知不覺的說道。姐姐。請你放尊重些。嚇得諸葛梅把手縮回了。就想到周錦的師傅。雖有這樣話。究竟我們能夠脫險。尚未可決定。不能脫險。我又不是辜負雲中鳳這一副血熱的心。他的將來。他將來的事業。如何能成就在我身上呢。想到這裏。祇顧愣愣的望着他。周錦也想諸葛梅可算得我的知己。師傅的話。決不會差錯。但不知是什麼道理。他一哭。哭的是我的眼淚。我一哭。哭的是他的傷心。這道理叫我如何推測。心裏這們一想也就圓睜兩眼。呆呆的不住

看着他。四隻眼睛碰個正着。好像觸了電一般。兩個人雖分坐兩邊。可是他們兩顆熱刺刺的心。多久就廝併起來。直待室內的光線。看不清什麼。他們才各自含住眼淚。唧唧噥噥。談了一個整夜。諸葛梅第二放心不下的。就是衛家村下那個素文小姐。他因許騰達被竇鴻藻結果了。他心裏的難過。比我還來得悽慘。縱然我扮做新娘。替他到磨盤寨中報仇。空自鬧了一場把戲。沒有傷害竇鴻藻的一毫一髮。竇鴻藻一日不死。他的磨蝎一日未消。如今不知他究竟在什麼地方。沒有被竇鴻藻捉去。也還罷了。如果他再撈到竇鴻藻手裏。不知他要苦惱到什麼樣子。却很有些兒替他担惊受怕。周錦也聽諸葛梅說過衛素文那一件事。自己與諸葛小姐。這時雖沒有脫險。

尚有僥倖的希望。素文的未婚夫婿早喪死在竇鴻藻手裏。想起素文一生的幸福完了。便是鐵石人聽了。也不由悽然心慟。竇鴻藻這個蛇頭。平白無辜的想佔人家的妻子。先殺了人家的人。他的行徑比虎狼還不如。他的手段。真要比薑椒還辣。這件事不落到我雲中鳳周錦耳朵裏便罷。我一聽有這樣不平的事。我不能給人家打這個不平。不是枉生在世界上了。但我經過竇鴻藻的本領。憑我們點點的功夫。這不平又如何打法。一陣想起來。就恨得咬牙切齒。心裏便不禁有些疼痛起來。同諸葛梅談到這一件事。兩人都不禁替素文扼腕。這時候天光已亮。兩人談得有些疲倦下來。各自倒在一頭。都覺一時間心緒如麻。有些睡不着。兩人剛合上眼。便見有個女子

血肉模糊。向着他們啼哭。並說諸葛小姐同周少爺真好福氣。諸葛梅便指着那女子向周錦說道。你聽素文這話。就知他心裏的苦痛了。周錦聽罷。愣住了好一會。轉翻起一對電而有光的眼珠。死釘在素文身上。說。天地之大。竟沒有衞素文這個弱女子容身所在。真是糟了糕了。一言未畢。耳朵裏彷彿有人向他喚一聲錦兒。……錦兒醒來。……醒來。……周錦不由驀地惊醒。一個轉身。他的兩條腿。無意在諸葛梅的粉嫩雪白的小膀子上。摔了一下。連帶也將諸葛梅惊醒過來。諸葛梅看是白日鼠周奎站在周錦面前。面上顯出很慘淡的神情。周錦看這個老頭。怎麽得到這水牢中來。不過因這老頭的神氣之間。並不像似凶神惡煞的樣子。祇顧在白日鼠周奎面上。

不住打量着。周奎未開言先流下淚來。說。錦兒你須仔細認一認我。周錦聽他的話。就更詫異不小。好像他的面目。似在那裏看見過的。一時間實在又想不出來。祇顧愣愣望着周奎。半晌間回答不出。周奎不由嘆道。你真個不認我麼。這也難怪。你出娘胎才三年。我就在湖南地方犯了案。被官兵捉住。由水路解往長沙。幸得當初坐鎮磨盤寨的寨主倒海龍孟寶同。得了這個消息。那裏還肯怠慢。立刻帶領水路上幾個有名的頭目。早把那一般押解的官兵。殺了個落花流水。把我刼到磨盤寨中。坐一把小小的交椅。安心在這裏混了五年。才回家盼望一次。誰知你的娘死了。你被澹性和尚收在身邊。我曾到伏龍庵去請澹性長老。還給我周家的一脈宗支。那知澹性長

老對我說的那一派話。也很有點道理。他說這孩子的根底很好。若由你討回去。恐怕屈辱他的根底。白埋了他的靈性。不如由老僧帶在身邊教給他向做人的道路下走去。他將來造成了一個人材兒子還是你的兒子。幹嗎。你要將他帶回。你能造成他什麼根器。我聽長老這話。明知老長暫時不放你回去。多說總是廢話。祇求長老喚你出來見一見。長老搖了頭不答應。說是將來有你們父子會見的時候。不過這時機緣還早。老僧若違逆天數。喚他出來見一見你。難道他還肯安心住在老僧這裏麼。我心裏一想。你若隨我而去。反正不過造成一個强盜。難得長老看得起我的孩子。肯引你歸入正路。不如就委曲順從了罷。我當時便辭別長老。回到寨中來。不料我那

最相契的寨主孟寶同死了。繼孟寶同做洞庭帮寨主的。就是這個金眼神鰲竇鴻藻。他因我脾氣爽快。說話會得罪人。就將我罰在這地方看守水牢。昨天竇鴻藻差人送來一個女屍。我想這女子已死了。要把他送到水牢裏幹什麼呢。誰知我今天送饅首到牢中來。在暗中聽得你和諸葛小姐談說起來。我心裏就有些疑惑。適才你在沉沉睡去的時候。我悄悄走進來。看你髮際邊有一顆小小的硃痣紅痣。不是我兒是誰呢。就更信長老不打狂語。直到今日。我們父子才有會面的時候。說到這裏。早不禁飄下了幾點老淚。周錦聽他的話。更不怠慢。立刻翻倒身軀。向周奎拜個不住。諸葛梅神色不動轉一把將周錦拉着。說。你須仔細。沒的吃人家騙了。被人家笑話你。你

想天下那有輕認人做老子的道理。周奎當時也把自己髮際裏面一顆小小的硃砂紅痣。給他們驗看。諸葛梅方才滿心歡喜。復詢問這水牢中的機關。周奎道。這水牢中的機關。共有七種。我祇知道三種。這三種就是送進送出。以及傳遞飲食衣服一種。三種以外的機關。另有游行太歲解保把守。我若知道這三種以外的機關。多久就不肯安心住下。想去另尋門路了。就因那四種的機關。不得明白。要想出這地方。登天還難。所以我也沒有方法。能解救你們脫險。我心裏好不悽慘。正說到這裏。驀地又是一陣陣搖鈴的聲音。接連便聽得上面有人喊周老頭……周老頭不由嚇得面色如土。急向周錦諸葛梅跌脚道。怎好怎好。解保來查看諸葛小姐了。原是每逢三

八日。他到水牢裏查看一次。想不到他今天來得這樣早。若被他看出我兒還沒有死。我父子的性命都保不住了。三人同時都不禁倉皇失措起來。諸葛梅也顧不得什麼。將周錦拖入床下。教他逼定氣功。仍裝做死人的樣子。恰好安置妥當。便見水牢外面。閃進一個人來。真是橫眉豎目。顯出凶神惡煞的樣子。就嚇得周奎直抖起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周錦之見救於諸葛梅也。身受者自應銘心鏤骨。脫身庸人寫此。不知要加入許多道謝的話。不意周錦醒來之後。另是一種語氣。撇去鳴謝之意。轉說諸葛梅害了他。極不合理。而情字却描寫得十分精采。超超元著。似不食人間煙火者。

# 第十三回

## 空花燭難爲三度新郎　惡姻緣了却一名閨秀

話說諸葛梅認出那人面皮。像似煑熟了蟹壳。生就刺蝟也似的一部絡腮鬍鬚。越顯他凶神惡煞的樣子。分明就是前日把自己押到這裏。交給周老頭看守的一個强盜。但見他雄糾糾氣昂昂的向周奎發話道。啊。怎的你這老猴。打算我今到水牢裏巡視。也不趕一步來迎接。你是什麽東西。吃了洞庭帮的飯。不懂得洞庭帮的規矩。敢是這吃飯的傢伙。要保得不耐煩了周奎抖抖的回道。小小小老兒實在躭擱住了。游行太歲解保又冷笑道。奇呀。你怎的裝出這種怪樣兒。敢是乘個空兒。溜得前來。想尋諸葛小姐開一開心。你定然是

幹下什麽歹事。周奎又抖道。這這這個小老兒不不不敢。不說周奎同解保百般支吾。且說周錦裝著死人。躲在床下。他在那時聽解保向他父親發話。不禁冲起心頭之火。再也按捺不住。早脫口罵出一聲混帳。……這時候可把諸葛梅要急死了。悄悄騰過一隻手。按着他的嘴。不容他絲毫出氣。周奎耳邊彷彿也聽出周錦在那裏發話。不過聲調太低。辯不清說些什麽。越發嚇得直魂出竅。幸喜那解保只顧擺着上峯官責備小老爺的架子。左一句右一句的。聽他的聲調。同戲台上唱大花臉的差不多。還不曾留心聽得床下死人說話。罵了周奎一頓。說你還不快陪我到聚義廳上。準備吃我賀老大的一杯喜酒。……周奎也不知要吃什麽喜酒。却巴不得有這一句話。

早聽得又是一陣鈴聲作响。解保周奎都閃出水牢去了。諸葛梅好容易聽見上面靜寂無聲。便不禁在床上順手將周錦一把拽起。指着鼻子。鼓着腮兒笑道。好險好險。你幾乎弄出岔兒。周錦也不由失口說道。看這東西人頭像個狗卵子。依我使起性子。就得三拳兩腿。打發他回老鄉去。看他還敢向我父親發話。諸葛梅聽他說着這話。早不禁漲紅了臉。周錦也覺得自己鹵莽。忽然想起一句話來。向諸葛梅惊訝道。姐姐你想竇鴻藻今天做什麽喜事。要吃什麽喜酒。一句話提醒了諸葛梅。不禁又嚇得花顏上有些紅一陣白一陣地。周錦也流下淚來。說。小姐。我怕那東西今天想强迫你。先令人吃你一杯喜酒。你是個什麽人。心裏雖不願意聽那東西擺佈。但你又有什

麼方法。能避免這個不願意呢。諸葛梅急頓足道。哎呀呀。我好苦呀我好恨。周錦道。姐姐的苦恨。同我是一樣的。諸葛梅道。我苦的什麼。只苦我是個女孩兒家。我恨的什麼呢。祇恨竇鴻藻不把你這腦袋割了去。像衛素文的表兄許騰達。一樣的結局得快。我要死就死。雖有兄姊。原沒有什麼牽掛。但你有一口氣。我就瞎不斷這一條愁腸子。皇天菩薩。這是怎麼好。周錦道。你的話就同在我口裏說出來的一樣。老天生下了我。又爲什麼生下了你。我不是因爲你。不待和我父親會面。便在那尋死的時候。有人將我解救回來。我又何惜一死。現在是不能了。但我祇望你我速死。便是死了也要化成血化成水。不留點滴在人間。倒覺得十分干淨。相。哎呀呀。我的心是到那裏去

了。我的心是到那裏去了。兩人談說了半天。就不禁都有些昏昏沉沉起來。不防又聽得上面鈴聲一响。門外又有個人閃得前來。周錦剛要躲避。原來却是他父親周奎。望着周錦笑道。好利害的解保。大不了他會拍着竇鴻藻的馬屁。要把威風都使盡了。方才解保不是領我到廳上去吃喜酒麼。我想留心探看他把守的那四種機關。却看不出是什麼道理。既看不出是什麼道理。告訴你們也無用。不告訴你們反愼重些。我隨解保拉着我的手。出了那四道機關。他說領我到廳上去吃竇老大的一杯喜酒。豈知喜酒倒沒有吃。倒探聽得一個喜信。周錦諸葛梅齊聲問道。你老人家是探聽得什麼喜信呢。周奎道。聽說竇鴻藻今天差人到小姐家中。限定三月以內。如果令

兄小臥龍肯到洞庭帮來便罷。倘若小臥龍在三月以內。不肯到洞庭帮來。就實行撕去這個肉票。照他信內的意思。廳上頭目的紛紛議論。總算竇寨主不愁沒有美貌女子做押寨夫人。不過想拿小姐做押當。令兄決定要到洞庭帮來。肯入帮夥便罷。不肯入洞庭帮坐一把交椅。那時候祇有拔去這兩眼的疔瘡也不爲遲。廳上的頭目。是這樣的紛紛議論。可見小姐的性命。遲延一日。總可想一日的方法。這可算得是個喜信了。諸葛梅道。你老人家打探的消息不錯。竇鴻藻早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不過我這時總有些懸心吊胆。怕他這話靠不住。一面說。一面想問周奎。解保領周奎到廳上去吃竇鴻藻的喜酒。還有些過慮。又要是吃自己的喜酒。只是這句有些礙口。說

出來難爲情。心裏一想。便向周奎問道。今天敢莫是竇鴻藻的生辰麼。慶生辰要吃壽酒。怎麼說是喜酒。周奎道。那裏是那廝的誕日。請問小姐是替誰人打不平。改裝到磨盤寨來的。諸葛梅道。敢莫是周奎準備領你老人家前去鬧三朝麼。哎呀。衛小姐。你那瘦怯怯的樣子。居然又撈到仇人手裏。這不是要急死人麼。周奎道。怎麼不是。聽說竇鴻藻。做了兩次新郎。連鬧了兩次把戲。連昨夜共是第三次了。緣由竇鴻藻見錦兒尋了自盡。他不料着錦兒在水牢裏。已被小姐救醒過來。却沒有地方洩氣。打算把錦兒送到水牢裏。指桑罵槐叫小姐見了害怕。好知道他手段毒辣。不是看令兄將來入夥的分上。錦兒便是小姐的一個榜樣。他將錦兒發付已畢。接連空做了兩

次新郎。畫虎不成。反要惹人笑話。這時候便想到衛家的小姐來了。正待派幾個有能耐頭目。到衛家村去。想不到衛家村的一般眼線。打探得素文小姐。躲藏在家。前夜扮做新娘。被竇寨主帶到寨中去的。那是個冒牌。並非衛素文小姐。就悄悄將素文搜搶出來。並同玉林夫婦。繩捆索綁的。憑着他們水上的功夫。借着一帆風力。連夜將衛玉林一家三口。解到磨盤寨來。竇鴻藻聽說素文到了。好不快樂。居然又做起一回新郎來。毋如素文小姐。真是個鉄石心肝。水晶人兒。叫他換裝他也換。叫他吃交杯酒他也吃。祇是新娘還未上床。竇鴻藻已吩咐嘍囉們。將新娘捆起來。解到聚義廳上。一面又將玉林夫婦綁到素文面前。竇鴻藻指着玉林夫婦向素文說道。倒看不

出我這大妹妹。不是我有點本領。寨中用不著忙喜事。轉要給我辦喪事了。如今我最後還要看在當初親戚的分上。大妹妹肯同我把以前的事。一筆勾消。親上加親。還有一番熱鬧。如果再執迷不悟。看我把姨父母的兩顆心肝。取出來下酒。那時候看大妹妹還有你執拗。說到這裏。又令嘍囉取酒上來。把玉林夫婦上衣解開。掷在兩邊將軍柱上。旁邊都擺着一椀冷水。兩個嘍囉執刀在手。做出要抓心下酒的樣子。素文見他父母雙淚齊流。好不怨苦。竇鴻藻高叫了一聲道。我是實意想取大妹妹做押寨夫人。不料大妹妹要抓我腎囊下我的毒手。我實在沒有法子。才忍心用這種毒辣手段。還望大妹妹看你父母命在呼吸。慨然承認我的話。不要再三心二意的要我

的命。如若大妹妹有半句支吾看這兩柄鋼刀立刻將你父母心肝取出。大妹妹還忍心看你父母一死不救。素文聽了。仍然咬定牙關。一言不發。竇鴻藻又大喊一聲。衆人跟著一聲嚇喝。彷彿暴雷似的震响。早見行刑的嘍囉。各豎起一柄鋼刀。各呷着一口冷水。向玉林胸間噴去。接著那光閃閃明晃晃的兩把鋼刀。要擲到玉林夫婦胸脯上。正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素文忽然咋破喉嚨。高聲喊道。毋論如何。須請鬆開捆來。從長計議。竇鴻藻才轉換笑容。行刑的嘍囉也就看風停棹。竇鴻藻親自來替素文解去捆繩。回到椅子上坐定。立候素文回話。素文又高喊了一聲道。爺娘呀。如此世界。雖死猶生。我們和許郎一同去罷。一面說。一面猛向丹墀一頭碰去。嘍囉待要上

前攔住。已是來不及了。看素文已碰死在丹墀下。霎時腦漿迸流。可憐可憐。……素文碰死以後。寶鴻藻在先掷起玉林夫婦。做出那凶神似的模樣。不過强迫素文。想飽償他的獸慾。于今見素文已死。當真立刻就將他姨父母心肝取出來下酒麼。但寶鴻藻既不能得素文做押寨夫人。轉要在玉林夫婦身上。想發二十萬銀子的橫財。就一面先將玉林夫婦。押倒枉死城裏。那枉死城也是一座水牢。但形式比這水牢略小。押進枉死城的人。罪苦比這水牢格外難受。寶鴻藻既將玉林夫婦押到枉死城了。就連夜差人到衛家村去。告訴衛家的老僕衛福。說玉林一家三口。都看護在水寨子裏。有二十萬銀子前來贖取。當然完璧交還。沒有二十萬銀子前來贖取。也限定三

日以內。同諸葛梅一齊掷出轅門。那時候將玉林夫婦及諸葛梅四人剁成肉醬。以後便有二十萬銀子。連死屍也贖不及一個了。竇鴻藻差人去對衛家僕人這樣說。那知差人剛才動身。枉死城中監守的人。早倉皇無主。跑到廳上來。說。啓稟寨主。衛家兩個肉票。不知怎麼樣的。雙雙觸牆死了。……竇鴻藻聽報。冷笑了一聲道。不打緊。有這兩個肉票。可以得衛家二十萬兩銀子。沒有這兩個肉票。也可以得衛家二十萬兩銀子。反正不過想得他家二十萬兩。他們的死活。有多大關係。用得着這樣的大惊小怪。祇要我們帮中的人。不在外面漏出這樣消息。料想衛家也無從將這消息打探出來。竇鴻藻說過這話。便退入後房。尋着那些不尷不尬的小了鬟們鬼混去了。直

睡到今天辰牌時分才起身。着人寄信到諸葛小姐家中去。這都由我在廳前探出來的實在情形。可笑那個游行太歲解保。昨夜得到竇鴻藻同素文已成眷屬的信息。不明白這其中發生了許多變卦。還要在今天一早領我到聚義廳上鬧三朝。想吃竇鴻藻的一杯喜酒。……諸葛梅周錦聽周奎說着這話。知道衛素文一家三口。都已死於非命。他們都想素文同許騰達自幼兒是何等親愛。月下盟心。花前誓志。這婚姻已算十拿九穩。轉不料平空的攢下了這一天禍事。偏生岔出竇鴻藻這個吃人不吐骨子的魔君來。硬折斷他們這一對同命鴛鴦。想那素文小姐。在自盡的時候。看他父母都捆在將軍柱上。他心裏的痛苦。當然像似一個毛孔裏。摑了一根針。當初聽

得騰達遇害的情形。並同洞房復仇的苦心。也就像一根根針。在他一根根毛孔裏亂攢亂動。悽涼魂夢。羅刹姻緣。好好的一對玉人。都已被竇鴻藻弄得夫亡妾狗。好好的一份人家。也就被他鬧得煙消火滅。雖然他們這一對可憐人兒。生前不能諧成連理。靈魂有知。死後也許締成良緣。然而那冷月凄風。錦衾角枕。又有什麽生趣呢。兩人同時不約而同的想到這斷腸之處。那眼中的英雄淚。都潸然不已。周奎看這一對小兒女的神情。聽見人家的凶變。竟傷慟到這種光景。不知當時那個衛素文小姐身受者又當怎樣。暗暗叫了聲竇鴻藻。像你這樣做强盜不失脚。除非是天上沒有菩薩。不表周奎存著這樣忿恨的心思。單說諸葛梅當初想起一句話來。哽咽着眼淚。

向周錦問道。你在夜間。曾夢見那個衞素文小姐麼。周錦聽說。便揩拭着眼淚說道。可是那個圓圓的臉兒。彎彎的眉兒。盈盈的眼兒。深深的腮窩兒。血肉糢糊的那個可憐人兒。諸葛梅流淚道。奇呀。一點不錯。難道你也在夢中看見他的。周錦道。我豈但看見他。並見他向你我啼哭。還說什麼諸葛小姐同周小爺真好福氣。你當時也曾指着他向我說道。兄弟聽素文的話。就知他心裏痛苦了。我在夢中聽你這樣說。一時心血不盪。如火之焚。如魚之躍。不禁翻起一對眼珠。死釘在素文身上不放。你看我這話是錯不錯。諸葛梅聽了暗暗納罕。不禁又流淚說道。一些兒也不錯。我不料夢中見素文向你我流淚的時候。正是他在飛虎廳上一痛自盡的時候。精誠所感。鬼神爲

通。我們萬一脫險後。毋論如何。總要給他報復這樣仇恨。好安慰素文在天之靈。兩人談了一會。從此周奎便留心暗探水牢外面四種機關。預爲大家脫險的準備。做書人逞周奎在暗探機關的時間。一枝筆却要迴寫到衞家的老僕身上。再兜轉一個灣。寫出一番惊人的歷史。然後歸結到第六回的事實上去。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小說貴用刺力。讀此回竇鴻藻之逼勒素文。解保之辱罵周奎。何以忽然髮指。素文之觸階自盡。諸葛梅之頓足呼籲。何以忽然淚流。刺之力使然也。文字感人。更甚於禪宗之一棒一喝。本回書忽又接入衞素文之一段慘史。羣或訝其不倫。以爲素文不能始終完全孝道。豈知此正素文之孝行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第十四回

## 金眼鰲怒斬韋虎林　北海龍威懾竇鴻藻

話說衛家的老僕衛福。得了消息。真當做老主人主母小姐三人。都沒有死。原來竇鴻藻不僅垂涎小姐的姿色。還要想發二十萬兩的橫財。論衛家的財產。一共搜括起來。連田地房產衣飾變賣。估量也值二十萬兩。毋如衛玉林本人既不在家。變賣房產的事。要由衛玉林出頭做主。才有買主認買。若論老僕衛福。毋論沒有這担當。給主人變買房產。且在匆忙間。那裏便尋到個合意買主呢。祇得僞請那些地痞地棍。到磨盤寨去。求減至十萬兩。竇鴻藻回是少一兩不行。多一兩不要。有二十萬銀子。才得贖回肉票。豈知衛福雖請一般地

痞地棍。向寶鴻藻那樣說。便連一萬兩也無從措辦。那一般地痞地棍。又在衛福面前。扯着謊語。說。不能交割十萬兩。便是五萬兩也便得。縱寶寨主不肯答應這件事。保險承全在我們身上。衛福聽說。背減至五萬兩。心裏一喜。便由五萬兩又求減至二萬兩。將家裏的現銀。連同衣飾典換得來的錢。一共湊成二萬兩。交給一般地痞地棍手裏。打算二萬兩已經拿出。老主人主母小姐。都可以安然回來了。連同那個諸葛梅小姐。也就有要一併釋放。嗣後再一打聽。這二萬兩完全納入一般地痞地棍的腰包裏。那般地痞地棍。可用危言嚇嚇衛福。攤分這二萬兩。不許衛福在外聲張。倘若去給磨盤寨主知道了。就放他一把無情的火。燒燬了衛家這個鳥院。可恰衛家也是

個名門富戶。就有許多親戚朋友。却因衛玉林平時有錢有勢。得意過分了。不大把親戚朋友看在眼裏。如今衛家遭下飛來的禍。有誰肯借錢呢。便是許騰達的父親。也是生成田舍翁的頑性。却因騰達之死。反遷想到素文小姐身上。以爲竇鴻藻若不垂涎素文的姿色。決不對騰達下這樣毒辣的手段。自己的痛恨。還沒處發洩。那裏肯替衛家維持這樣風險呢。衛家的老僕衛福。急得走頭無路。又怕那一般地痞地棍手段太辣。耳朵太長。他是一個沒有大担當的人。就空自一籌莫展。坐在家裏。又因諸葛梅扮做新娘。人家是個千金幼女。帮我家小姐的忙。這次先失陷在磨盤寨中。也還有些給他揑着一把冷汗。如果輕易說出人家這回事來。不但無益。反給人家把這

種聲名。傳揚出去。那還了得。……光陰好快。轉眼已是蟾圓兩度。這兩個月中間。衛福如坐針氈。還望本領比諸葛梅再大的人。肯拔刀相助。到磨盤寨去走一着看。果然在今天碰到北海龍王楊巽。路過衛家莊。見他家這樣的凄涼院落。向衛福問及這其間的緣故。衛福便告訴他一大篇。但完全根據衛福得來的消息。至於素文玉林夫婦之死。衛福不知。就沒有向楊巽言明。楊巽也就無從知悉。單說楊巽當時聽完他的話。氣得頭上一根毛髮都要直豎起來。用手拍着大腿嚷道。世界上竟容得這樣歹人。橫行不法。什麼奸淫無理的事。都做得出。真是反了反了。竇鴻藻這個囚娘養的。我初到湖南來。就打聽他在洞庭帮自大爲王。擾亂得地方上雞犬不寧。不過他是南

方。我是北方。江湖上人。須要會清了脚步。他在南方是主我到南方是客。强龍不壓地頭蛇。沒有法子。也祇好放他一脚。照這樣講起來。這東西殘暴不仁。好像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我去除殺了他。只當做是除殺了一狼一虎。還講到江湖上什麽客氣話。你放心是了。我有本事。救出諸葛小姐。和你家主人主母小姐。去把那囚娘養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叫他認得老子楊異的手段。衛福聽他的話。嚇得大惊失色。慌忙向楊異阻止道。啊唷。人家不過同爺爺說些苦惱。怎麽你就亂嚷起來。若被洞庭帮的眼線聽見。我們這莊院。真個要賣到火星菩薩面前去了。楊異笑道。不打緊。我沒有那們大的手段。怎好說出那們大的話。我憑着這身本領。爲地方上除敗類。爲國家除禍亂。

怕什麽。衛福道。爺的話雖有理。但爺肯拔力救助衛家。請爺爺同竇鴻藻去理論。至於地方上的地痞地棍。隨處滿眼皆是。爺如何除得盡。楊巽道。你的話很有道理。要剷除這些地方上地痞地棍。務要剷淨。有一個剷除不盡。還不是給你家妄結寃仇。我又不能常在這種地方。那時候真個有人前來燒燬這個莊院。更有誰來解救呢。我因你說著這話。就不由轉念一想。便是那個金眼神鰲竇鴻藻。也用不著大題小做。要同他怎樣爲難。竇鴻藻雖然脫不過我的手。竇鴻藻的黨羽。在勢也不能除淨。我去以後。還不是又給你家又結下一重怒毒。我祇好到磨盤寨去。出面教訓他一番。大略有我出面。想把諸葛小姐同你家主人主母小姐討回。他不理我。這篇賬是不行的他

這副眼睛。也就不配在綠林中廝混。有好酒好肉。你只管拿上來。須給我吃個痛快。好去到磨盤寨中。顯出我這一身的本事。衞福聽了。更不怠慢。可去揀上好的酒。上好的菜。堆盤滿盞的擺得上來。楊巽一口氣喝了一罈麯酒。儘性吃着餚肉。不多一會。酒也乾了。肉也完了。心上便有些朦朦朧朧上來。一屁股坐不穩。從椅子上倒下來。不省人事。就在地上打起呼聲來了。衞福想將他拖到床上去睡。看他睡得像死猪一般。用盡平生氣力。那裏能拖動分毫。掙了好半會。便聽得一聲吶喊。有許多明火執仗的漢子。一窩蜂從外面擁進來。原是衞家莊周圍的一般地痞地棍。晚間見有人到莊中來。兀自放心不小。嘯集了一般猪羣狗黨。悄悄分一半人埋伏莊村前後。一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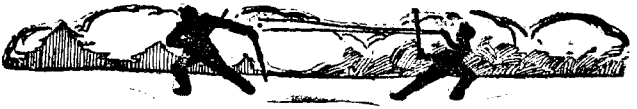
暗暗伏在屋上窺探。早被他們探出是如此這般的一個人物。便到莊後會齊大家公同議決。不由分說。從前門擁進來。看楊巽睡在地上。眉目怒張。祇有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不敢向前動手。又延捱了好一會。大家不由吶喊了一聲。看楊巽還是酣睡不醒。遂一擁而上。任你楊巽再厲害些。一吃醉了酒。已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那些地痞地棍。好不歡喜。便將楊巽繩捆索捆。一直解送到磨盤寨飛虎廳上。其時天光大亮。竇鴻藻聽說由衛家莊解來一人。連忙升坐大帳。一衆的大頭目。都在兩邊交椅上坐定。那些地痞地棍。也就羼雜在一般小頭目中間。在兩邊排列着。現出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偏巧在這時候。楊巽聽得一陣陣嚷鬧。方才從睡夢中惊醒過來。睜眼

看自家捆在這種地方。不由一使勁。那週身的捆繩。便分裂開來。光翻着眼向竇鴻藻面上。望了望兀自跳起來。指着竇鴻藻笑道。好一副光閃閃黃灼灼的眼珠。我楊巽正想來會一會你這個金眼神鰲。偏好那廝們乘我吃醉了酒。送到這裏。你我相見。很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祇是你想我要怎樣。你自已心裏就怎樣辦。竇鴻藻聽說是楊巽兩字。這一惊非同小可。你道是爲何呢。原來楊巽的聲望遍天下。綠林中的好漢。提起他老人家的大名。沒有個不畏懼的。竇鴻藻的耳朵甚長。知道楊巽的脾氣。須不是好惹的。這回被衛家莊左近的一般眼線。得罪了這一尊大佛。乘他老人家喝醉了酒。解送到寨中來。格外是一件可怕的事。竇鴻藻當時表面上仍裝著行所無事

的樣子。說是誰呀楊巽這箇人。耳朵裏也彷彿聽得。不知老兄是那一個楊巽。楊巽道。你不要向我瞎扯淡。老子既到你這地方來。由你瞎扯淡就行了麼。我就是北海龍王楊巽。好漢做事。須爽快些。你打算我心裏要怎樣。你就打算怎樣辦。寶鴻藻聽罷。不由吃令孩子們。快將韋虎林一路的眼線。動手摘下一個一個的腦袋瓜子。拿來見我。真個令出如山。那一衆嘍囉。齊齊答應一聲。好像平空响了一陣大雷。不由分說。就將衛家莊一路的眼線。並同那爲首的韋虎林。一同掷出轅門。只不消頃刻功夫。嘍囉送上十來個金漆台盤。每個台盤裏面。放著血淋淋的一顆人頭。由寶鴻藻請楊巽驗看。嘍囉都閃一閃腰。各把台盤在楊巽跟前。打了個照面去了。楊巽暗想。我聽衛

福的話。本不願尋着這些地痞地棍了賬。偏是他們居然看上了我。也有這一日結果收場。可知天道好還。絲毫不爽。不表楊巽心裏這們想。且說竇鴻藻那時向楊巽抱了抱拳說道。好朋友。你看這些東西不錯殺嗎。楊巽聽他的話。理也不理。竇鴻藻又說道。楊大哥你看這些東西。可錯殺了沒有。楊巽才向竇鴻藻點了點頭。冷笑一聲道。錯是沒有錯殺。祇是你心裏打算對我怎樣辦。竇鴻藻不由焦急起來。祇得向楊巽說道。不論有天大的事。有你老大哥出面說話。做兄弟的如何敢回一個不字。楊巽聽他說到這裏。暗暗點頭。心想能在立談之間。可以救出四人。看竇鴻藻也還漂亮。用不著怎樣動手了。想到這裏。面上不禁現出歡天喜地的樣子。那時竇鴻藻說到這一

句。便不好向下說了。楊異道。既是你這樣說。凡事斬截些。就得將諸葛梅同衞家三人。一齊放出來會一會。祇要你向後懂得人事。我去轉勸那小臥龍諸葛鶚。不惜記你的前仇。憑我這一點面子。沒有辦不到。不過你再做違犯綠林中的規矩。我聽得一次。便要立刻前來教訓你一次。那個太湖帮中的獨臂龍董平。便是你現成的榜樣。寶鴻藻聽他的話。不由輝紅了臉。祇得極力按住了胸中氣惱。仍向楊異陪笑說道。真菩薩面前。用不著燒假香。既有你老大哥出來。兄弟何敢違拗老大哥的金面。且請大哥在這裏吃一杯酒。有話也好慢慢商量。楊異聽他的話。哈哈一笑說。酒。我從今便謝絕了。俗語說得好。做過不如錯過。我昨晚多吃了一杯酒。險些把自己性命斷送了。



若再不攢摔這酒杯子。把自己這樣有用的身體。轉斷送在無用的小輩手裏。那就更不值得。並且我在這裏。就是要斬斬截截的。聽你對我怎樣辦。用不着怎樣商量。竇鴻藻仍陪笑道。並不是做兄弟的。胆敢違拗老大哥的尊意。楊異陡聽得這句話。便勒着眼睛問道。你是怎講。竇鴻藻又陪笑道。兄弟若有半句在老大哥面前扯謊。叫我娘陪你睡覺。老大哥那裏明白。衛玉林一家三口。都已死在這地方了。叫兄弟實在對不起老大哥。便是那個金刀諸葛梅。兄弟本有意放他。隨老大哥帶去。所怕就是那個小臥龍諸葛鶚。他的脾氣。決對不肯聽老大哥的諫勸。少不得要同兄弟藕惱。這一刀一槍。是免不了的事。兄弟何能放出諸葛梅。爲敵人平添羽翼。自己拿什麼押當。

去肘掣他們呢。事情已做錯了。懊悔也懊悔不來。兄弟也祇有準備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所以兄弟的意思。不論是什麼事。既有老大哥出來。都可以一了百了。一百件都可依得老大哥的命令。偏是這一件事。依不得。分明事實上叫兄弟不能依得。老大哥如能體貼兄弟的情。大家橋不管橋。路不管路。總算得是個好朋好友。倘是老大哥決定要同兄弟動手爲難。兄弟也沒有法子。人有交情可講。拳腿刀槍。都沒有交情可講。看老大哥打算要怎樣。就怎樣。不過兄弟自量本領及不上老大哥。總望老大哥看我師傅南海醒菩提白眉和尚分上。大家就此開交了罷。楊異聽他說着這話。暗想不好。衛玉林一家三口。都已結局。這個囚娘養的。又不肯放出諸葛梅。反抬出白

眉和尚的大名。要想嚇倒我。這東西蠻橫極了。老子不給些厲害給他看。他也不知道老子的手段。心裏這們一想。不禁氣得龍眉倒豎。龍眼圓睜。指着自己的鼻子。向竇鴻藻說道。你看老子。可是怕那個老禿驢麼。想用白眉和尚來恐嚇老子。是嚇不倒的。老子向來沒有領教白眉和尚門下的功夫。諒你既是那禿驢的門下。必不在乎我這點本領。隨你陸路水路。同老子會一會。老子避你。須不是好漢。你避老子。也不是好漢子。竇鴻藻聽完楊巽的話。早想怕事的不中用的。聽得他的水陸功夫都還了得。要在陸路會他使用運氣功夫。便仗着寨中暗設許多機關。他的相貌。雖然粗莽。但他的心思。很是精靈。料想他必不容易陷落機關。就不若同他在水路會。我有一身的

罩功。又有一衆兄弟帮忙。縱不能什九料定打個勝仗。也許要同他秤一個半斤八兩。想到其間。便也向楊巽怒道。好個不識抬舉的東西。居然在老子面前放肆。也罷。聽說你是個私生子。在水裏養大的。想你的水功。自然是你本身出產的東西。我們就到水路上去會罷。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楊巽本意不欲赦免一般地痞地棍。及聽衞福之言。則又覺此輩隨處皆有。不易除盡。意者其以一般地痞地棍。終爲漏網之魚矣。不意天網恢恢。一般地痞地棍。反死於竇鴻藻之手。文情之詭俶。真是匪夷所思。而筆亦曲折以達。

因誤酒而戒酒。英雄性情。真似快刀斬亂麻。寫來爽快之至。

# 第十五回

## 洞庭湖英雄顯身手　觀音寺和尚現神通

話說楊異聽竇鴻藻罵他是私生子。這一句分明是有意挑着了他的眼花。幾乎把楊異的胸脯都氣破了。但表面上祇好裝沒有聽見的樣子。當向竇鴻藻冷冷的笑道。你要在水路會。我們就一起到水路去罷。竇鴻藻便走下廳來。同楊異一齊出來。不由揚咳了一聲。廳上的頭目。聽得竇鴻藻這一聲咳嗽出來。估着他的意思。想合大家替他壯一壯聲威。便是不幸被楊異打敗了。大家也好上前混鬥一場。便暗暗齊向鴻藻打了一句口哨。以表示都已遵命而動。這一來竇鴻藻的胆量就愈加壯了。兩人走近湖岸。竇鴻藻看楊異行路的

時候。總和他走得不前不後。兩脚竟若風颿蜻蜓。約離地有三寸多高。像似如履平地的樣子。已看出他的運氣輕功。非同小可。心思更是機警非常。便是同他在陸路會。決不易令他失了脚。踏中下面的油線機關。兩人走近湖岸。竇鴻藻便指着湖心說道。你有這汪洋浩瀚的一片湖水。好像是天造地設。預爲你我爭雄的地方。快一齊跳到湖心去鬥個三百合罷。楊巽忽然向四面望了望。揚着膀子說道。且慢且慢。竇鴻藻不由現出惊訝的神氣道。難得老大哥已回過意來。就此同做兄弟開了交麼。這倒是兄弟心裏一件很願意的事方才的話。總怪兄弟唐突。得罪了老大哥。務望老大哥仍看在我師傅分上。包涵一二。楊巽不由噗哧的一笑。隨指着岸上十來個大頭目

說道。幹嗎。他們這十來位。也到這裏來。你們洞庭帮中是什麽規矩。竇鴻藻道。那都是帮中的衆兄弟們。因知老大哥的本領。聽得兄弟要同老大哥在水裏會。特來見識見識老大哥水上的功夫。究竟好到怎樣。楊異笑道。話雖如此。說但我看他們神氣。不是耑爲見識我的本領前來。簡直同下圍棋布定子的著數。等待彼此到水裏去動起手來。準備一擁而上的情態。所以我不得不預先說個清白。好漢比鬥。毋論在水路會。陸路會。總須提對廝打。方才可以見個高下。如若你們洞庭帮的規矩。向來和人比鬥。要用十來個殺一個人。也要先向我申明一下。沒有要緊。我姓楊的自己知道自己。估量能殺得過。就是孤身一人。同你們混殺一下子。若怕是殺不過。就不妨且退

後一步。不過我的意思。總把你姓竇的當做一個好漢子。誰知你這行同暗算的東西。那裏稱得起是好漢子。這是什麼話呢。你想好漢同人家比鬥。多是捉對廝殺。用不著第二個人出場帮助。要人出場帮助的。你還算得是什麼好漢。既非好漢。老子便殺死你們成千上百。也祇當踏死一羣螞蟻。好漢不去尋好漢較量。偏同貪生的螞蟻一般見識。老子也不能算是一籌好漢了。竇鴻藻聽罷。臉上不由紅得像個小陽天的雄狗卵子。勉强向楊巽笑道。你這是那裏話。誰要他們出場混殺一陣。你既怕我仗着人多勢衆。欺孤身一人。我禁止他們不許帮助好了。說著。便向那十來個大頭目揮手道。你們雖不是前來帮助我。他却怕你們行同暗算。笑話我洞庭帮人。好不懂得

江湖上的規矩。你們不要惹他疑心。誰出場來帮助。我就砍下誰的腦袋。楊異笑道。對了對了。我看那些漢子都些笨重不堪的東西。斷沒有什麼惊人的本領。便再來幾個。又有什麼用處。空傷了自己的性命。坍倒磨盤寨的台面。在你姓竇的沒有多大干礙。我是個什麼人。怎肯同這些蠢牛角鬥呢。那一衆頭目聽完這話。一個個都氣得三尸神爆發。恨不能把楊異活吃下肚子去。但是見竇鴻藻已對他們說出那樣的話。祇得各自勉强按住了心頭之火。且看楊異與竇鴻藻到水路上怎樣的動手。楊異早使了一個鳥鴉展翅的身法。一翅展到湖心。接連竇鴻藻也使個海燕凌風勢。跟得前來。再看楊異已不見了。原來楊異已奔到湖底間了。竇鴻藻生就一對金眼。在水

裏觀物。如同鸕鷀在水波上觀魚的一樣。低頭向水底下四面望了望。仍然見不到楊巽在什麼地方。竇鴻藻好不懊訝。忽覺頭脚陡然向上一騰。平定已騰有五六丈高。這並不是竇鴻藻在水面上使用什麼蹤跳的功夫。原來竇鴻藻那時雖看不出楊巽在什麼地方。好像看見脚下有一個人。在水裏倒墜着。忽忙間祇當做自己的人影。却不料是楊巽。說時偏遲。那時却快。楊巽在水底一個翻身。雙手托住竇鴻藻的雙脚。向上一拋。同凌雲相似。那時湖心的浪聲騰沸。竇鴻藻在拋上去還未落下來的時候。楊巽已從湖水間直衝上來。雙足騰空。轉勢已將竇鴻藻輕輕提住。兩人如老鷹抓雀似的。在空間扭結。打了幾個招。祇聽得撲通一響。兩人一齊跌落水底。竇鴻藻的

頂心髮。却仍被楊巽提住不放。但楊巽覺得竇鴻藻頂髮。如同一根根鋼針相似。竇鴻藻在水底間乘楊巽的不備。一個連環腿。向楊巽兩腰眼裏踢來。豈知楊巽一個筋斗。他本來仍抓住竇鴻藻的頂心髮。打起這一斗筋斗。閃過竇鴻藻的連環腿。連帶也將竇鴻藻翻轉過來。却仍和竇鴻藻打了一個照面。兩脚還沒有站定。跟後用那雙手。使了個一箭攢心的架勢。來點著竇鴻藻的鎖心穴。竇鴻藻也不用閃讓。接着又是一個連環腿。向楊巽兩膝骨飛踢起來。楊巽也翻起一個筋斗。似這們兔起鶻落。在水底下鬥了好一會。楊巽暗暗一想。我分明已點中了他的鎖心穴。論理他被我點中了這個穴道。立刻就把他押到閻羅老子面前了。他不但沒有死在我這一手。反而

有還手的力量。估着他也許學得一身罩功。又不知他罩門在什麼地方。看他在水裏閉着嘴不說話。有些疑惑他的罩門。在嘴裏舌根上。接着便聽竇鴻藻同他打話了。說。姓楊的。不打不相識。我們就此開交。有話再講。說罷字未完。楊異逞在他說話的時間。比着那隻手兩個手指。向在竇鴻藻舌尖上只一戳。分明已戳中了。却看竇鴻藻陡然將嘴一抿。不是楊異的手縮得快。幾個被他咬傷了兩個手指。竇鴻藻不由哈哈一笑。說。姓楊的。你真是個傻子。我的罩門若在口裏。同你這個强龍角鬥的時候。還敢冒昧向你說一句話嗎。楊異聽他的話。一時間實在看不出他的罩門。究竟在什麼地方。料想自己在水裏長大的。便在水裏和他廝鬥三年六個月。不算是一回事。竇

鴻藻雖諳習水功。縱能鏖戰十朝半月。若同我再延長下去。毋論他的水功鏖不過我。並且我在水中喝幾口水。便可充飢。他在水中一二日不食。便一些氣力也沒有了。等他困憊下來。我縱有制服他的手段。祇是心裏雖這們想。事實上如何辦得到呢。洞庭帮的一衆大頭目。見湖面上的浪花澎湃。知道竇鴻藻楊巽兩人。在水底下殺得厲害。他們本來都曉得楊巽水性厲害。所怕鏖戰的時間太大。竇鴻藻斷沒有不吃虧的道理。竇鴻藻先雖迫於楊巽的話。曾向他們說。誰出場來帮助。就得砍誰的腦袋。這不過是一時敷衍場面的話。如果大家竭力。給竇寨主解圍。怕他當真要砍去誰的腦袋。大家商議一陣。磨盤寨中有的是藤牌手。弓箭手。藤牌是用不著。就把那一艘

弓箭手挑得前來。以爲竇鴻藻練過罩門的功夫。什麼兵器都不易傷害他。楊異沒有練過罩門的功夫。他的血肉之軀。怎當得無情的水箭。遂一聲令下。那一般弓箭手。顯出神氣十足的樣子。一個個颼弓搭箭。如同吳越王當日射潮光景。一時箭如飛蝗。向那湖底浪花澎湃處亂投亂射。楊異在陸路上也練過童子功的人。一身的筋骨。比金子石頭還堅硬。尋常的弓箭。本不能傷他分毫。但看洞庭帮的人。仍是這樣的行同暗算。倘若有如太湖帮黑閻羅徐武那樣奸的箭法。便練過童子功的人待怎麼樣。一箭射來。還不是個漏洞。本來他的意思。要同竇鴻藻走這一著。能將竇鴻藻除殺了。洞庭帮的黨羽。不難一鼓而平。不能將竇鴻藻除殺了。也許得在水間將竇鴻藻

制服下來。如同當日在北海制服董平一樣的步驟。諸葛梅可望生還。衛玉林一家三口。在竇鴻藻雖說是自盡死了。這還是他一句過門的話。諸葛既可望生還。衛家又都可以保全生命財產。這主意也還不錯。想不到洞庭帮的一般王八羔子。任你說出一部天書。仍是這樣行同鬼蜮。當用暗箭傷人。毋論自己的生命。怕發生危險。竇鴻藻這一班囚攮。又比不得董平好說話。心裏這們一想。只得鬆開了手。向竇鴻藻笑道。好好。你是個好漢。停一些。你看老子再來會會你們洞庭帮的好漢罷了。說完這話。便同游龍一般的快。頃到已游泳得不知去向。竇鴻藻才從水底出來。他曾說誰出場帮助。就得砍去誰的腦袋。這句話他也祇得說說罷了。好漢放一個屁。不比他說這

句話還响噹些。他不但不究辦出場帮助的人。反誇贊那一般頭目。很是知情識竅。但因楊異的來頭太硬。他說停一些再來會會你們洞庭帮的好漢。這句話說得太响噹了。須比不得走江湖拆廠子的朋友。說著這類的下場話。好遮掩他自己顏面的。料想他此一去。決不肯輕易干休。益發覺得戒備要加重森嚴。那個金刀諸葛梅。既不能傷。又不能放。祇有等待楊異一般人前來便了。於今按他慢表。且說楊異那日在洞庭湖中。游泳了一會。料知這地方已離磨盤寨有多遠的路了。便從水底下躍到湖岸。看那一色的蘆花。蕭蕭作响。太陽斜照在蘆花上。微風搖洩。那蘆花白得比飛絮還白。知道天氣已是將近酉牌時分。便在蘆陰下面。把身上的水氣抖了抖。連用着內

功。放出一把三昧火。將衣服炕乾了。再看快要淹沒到地下去的太陽。已被面前一座山峯遮掩。看前面山間有一座小小的山村。便向那山村走去。祇見茅屋瓦舍。相連有三四十戶人家。一家家的天窗上。冒出炊煙。有好些在田裏做農工的人。各自肩着農器。緩步回家。楊巽看他們日入而息的安閑態度。忽然想到自己風波勞碌。全是爲自己一副俠義心肝所驅使。祇要平復了洞庭帮。救出諸葛梅及衞家三人。再在江湖上奔波一二十年。也好安分守己。做個農人。不用再出頭討煩惱了。心裏這們一想。隨意問及一個農人。你們這村喚做什麼。離磨盤寨有多遠的路。那農人回說。這村喚做田家村。磨盤寨離這地方有五百里水路。楊巽有意無意的說道。你們這村中

人好樂呀。不怕磨盤寨的强盜來騷惱嗎。那農人一面走。一面說。田家村有我們佛性女菩薩。那怕什麽磨盤寨的强盜。楊異待要向前抓住那農人詢問。佛性有多大的本領。不怕磨盤寨强盜。看那農人已轉入村中去了。楊異轉念一想。也不用去再問別的農人。大略佛性是個尼姑。便到村中去自然會得見他。好去尋他帮我一臂的力。剷滅了那個磨盤寨。一面想一面走近村中。看東南角上。露出綠陰陰黑壓壓的一座紅牆。近前一看。庵門已經關閉。看那門額上寫着觀音禪寺四個金字。楊異便不由將門搭敲了一聲。裏面便有人打話。不像個尼姑的聲音。問是誰來叫門。楊異回說是我裏面的人。又問叫門是什麽事。楊異回說要見一見佛性菩薩。裏面的人又問道。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楊異絕不思索的回道。是從磨盤寨來的。裏面的人聽楊異是從磨盤寨來的。說話的腔調。又不像湖南的土音。好像非常惊訝似的。回說師傅不在寺裏。楊異祇得對門內的人從實說了。接著聽得鐺的一聲。庵門開了。見是一個華服翩翩的少年。手裏握着一技寶劍。領著楊異到一座禪房外面。便兀自停住了脚步。好像要竊聽什麼似的。楊異走進禪房。祇見禪房裏點着一盞燈光。一個四十來歲的尼姑。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和尚。對面談話。楊異看那老和尚的面貌。千不是。萬不是。正是北海伏龍庵的澹性老和尚。暗想踏驗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他老人家也到了這裏。這尼姑大略就是佛性女菩薩了。看他並不像似有本領人

的樣子。但田家村的農人。既那樣的推崇他。老和尚又不拘一格。肯同他對面談心。自然他也值得我一拜了。心裏如此一想。便走上來先向佛性見禮。然後才向澹性見禮。正要開口將到湖南以來的種種情形。向澹性稟明。澹性已點了點頭笑道。何用你說。老僧已明白了。佛性也向楊巽笑道。勞居士此番到磨盤寨去。雖沒有救出我的徒兒。但貧僧不僅佩服居士的胸襟也還佩服居士的胆量。這幾句話把楊巽說得萬分惊詫起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寫楊巽和竇鴻藻比鬥事。一落水便覺同太湖比試方法不同文情如水分三峽。鳳媲九文。而魚躍龍潛。因蔚爲洲海奇觀。卽蒙折紆迴。亦彌極興會淋漓之致。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第十六回

## 玉蝴蝶孤身入虎穴　水蜻蜓一怒責英雄

話說佛性當向楊異笑道。有勞居士此番到磨盤寨去。雖沒有救出我的徒兒。但貧僧不僅佩服居士的胸襟。也還佩服居士的胆量。楊異聽他這話。登時惊詫不小。光翻起一對眼珠。在佛性面上打轉。按著又聽澹性老和尚說道。異兒若能救出諸葛梅。那麽我的徒兒。也可以連帶被異兒解救出來。無奈數由前定。異兒縱有那樣的胸襟胆量。也不能減免他們這一番磨蝎。佛性道。澹公的算法真不錯。適才同貧僧談說這樣話。他的徒兒不到龍潭虎穴去。如何將來能救出我的徒兒。我的徒兒。若不先救了他的徒兒。如何使他的徒兒。將

來會救出我的徒兒呢。這幾句話說得楊巽更覺納悶。心想如果諸葛梅是佛性女菩薩的徒兒。想他的能耐很大。如何自己的徒兒在難中相近一月。並不去解救呢。並且諸葛梅又沒有落髮出家。聽說諸葛四傑。各人的能耐。都得自仙傳。佛性女菩薩也是個人。怎麼說諸葛梅是他的徒兒。澹公老和尚是個道法很高的老僧。他在伏龍庵所收的徒弟。都是沒有辮子的和尚。說到那些和尚。祇會念幾句法華經。拜一藏梁王懺。毫沒有一點惊人的道法。且不明白什麼是本領。澹公老和尚難道就放着那些不中用的禿驢。去救金刀諸葛梅麼。楊巽心裏正自這般疑惑。忽然看見那個翩翩華服的少年。從門外走進來。看他手裏的一枝寶劍。已佩在身邊。進門便走到佛性

面前。雙膝跪下說道。徒弟在門外聽師伯師傅那樣說。師伯令他者人家的徒弟。周錦到磨盤寨去。救師妹金刀諸葛梅。徒弟多久想在師傅面前請示。好去救出我的師妹。怕師傅不肯準我的話。現今又聽師傅說。周師兄此去尚未能救出我的師妹。徒弟再不到師傅跟前請示。徒弟本來的性格。原沒有這樣的涼血。佛性道。諸葛梅不該救在你手。你的本領就比周錦高强。也不能冒昧令你前去。諸葛梅合該救在周錦手中。那怕周錦一點本領也沒有。此去也決定成功。他雖不能救出諸葛梅。我如今已同他師伯討論過了。却要你這回到磨盤寨去。準備將來救出一人。並且這人和你關係不小。五百年前接下未了的緣。五百年後應當償還這未了的債。我吩咐你幾句

話。你照我的意思做去是不會錯的。那少年忙起身湊近一步。佛性低聲向他說了好一陣。那少年聽了。不由喜上眉梢。口裏連稱遵命。並說照這話講起來。不但徒弟不配去救諸葛梅。連師傅也不該冒險救他。師傅却令徒弟去救那人。徒弟敢違拗一句麼。那少年即此退出禪房。自然遵着佛性所吩咐的話。準備救出那人去了。畢竟那人是誰。少年又喚做什麼。佛性是怎樣的吩咐他。後文自有交待。於今並說佛性當向楊巽道。你看見的麼。你心裏的疑慮。這時也應該解釋了。諸葛梅自有解救他的人。這倒不用你焦急。若說到衞玉林一家三口。人已死了。毋論有什麼好方法。也不能挽救。祇可恨老僧同佛菩薩知覺這消息太遲了。如若在他們未死的時候。我們就算

到那樣的情事。倒情願費些精神氣力。或者能收萬一的效果。事後再想方法。有什麽用處呢。不過我也要交待你幾句話。你一方面去告知衛家的家人衛福。叫他不用空費銀兩。一方面去告知太湖帮的人。叫他們大衆趕快出發到洞庭湖去。只許同洞庭帮的人交戰。不可到水牢去救諸葛梅。如果再有人失陷水牢。那麽事情就糟極了。諸葛梅祇有解救諸葛梅的人。旁人祇算帮助那人的一臂之力。便是你雖不算我的徒弟。然而若不是我。你也無從得知人道。也算得是我們北海派的人。這回太湖帮同洞庭帮厮殺。用不着我們北海派人。明目張胆的出頭帮忙。等待南海派人出來帮助洞庭帮的人。要和太湖帮爲難。我們北海派人。雖拗不過白眉利尙的顏面。但

沒有見他猖獗得不成模樣。不去明助太湖帮的道裏。那時才是用着我們北海派同南海派顯然爲難的時候。我對你說這樣話。你千萬不可違拗。若違拗一句。那麽你就該死了。楊巽聽完這話。連忙換過口來。說。師傅言言金石。徒弟敢違拗師傅麽。澹性聽楊巽喚他一聲師傅。不由笑逐顏開。說。你算是我的徒弟了。你就此可想到我的徒弟很多。伏龍庵那些頭上沒有毛的東西。如何能稱得起是我的徒弟呢。我看你的福分不小。將來還有得傳我衣鉢的時候。不用延遲。你去罷。楊巽才想到他師傅澹性和佛性這一類人。道法劍術都很高强。明知他老人家要說的話。已經說過了。不要說的話。多問也是無益。立刻拜別了澹性佛性。連夜去告知衛福。把經過的情形說

了一遍。道你家主人主母小姐。都已死於非命。你去告知衛家的同族。把這份家產。俵分同族。祇留一半爲你主人主母小姐的香火田。這才是你赤胆報主的作用。衛福聽罷。好不傷痛。祇好照着楊巽的意思辦理。這也不在話下。單說楊巽在衛家說完這話。便回到太湖來。向葫蘆寨人稟說一番。楊巽不由一喜。暗想有穿星胆沈海龍坐太湖帮的第一把交椅。自然比董平要高十倍。從此太湖帮有了好主子。便是汪洋浩瀚的太湖秋水。也添了不少的光彩。便吩咐囉嘍們。把沈海龍董平諸葛鵬等一衆英雄。從湖岸中請回到聚義廳上。因爲那些話已在第一卷書中表敘過了。這回也不用鋪張揚厲。當時楊巽便對他們把在湖南種種經過的情形。說了一大篇。並說這

件事我不敢違我師傅的法令。再出頭給你們帮忙。你們也不用違拗我師傅的話。偏要到水牢裏去探救諸葛小姐。自有救諸葛小姐的人。你們只算帮助那人的一臂之力。各自做你們的事。若違拗我師傅同我師伯的意思。毋論你們不能到水牢裏救出小姐。看你們萬一再失陷水牢。還有誰人到水牢裏去解救你們呢。沈海龍等一衆英雄。聽完這話。他們雖沒有和澹性佛性在先會過一面。但他們平素都相信楊巽太深。料想他說這樣話。斷沒有差錯。諸葛鶚曾習得金錢神算。曾用三個金錢。在神前默禱一番。占了一卦。看這卦裏的意思。益信澹性佛性的話。很有點道理。並非楊巽給方外人瞎吹牛皮。偏是諸葛蘭有些疑惑楊巽。畢竟不是太湖帮人。不肯給太湖

帮人十分出力。楊巽去後。衆英雄還勉强挽留一番。諸葛蘭忽揚手說道。楊大哥要回北海去。自然讓他回北海去。大家要明白。失陷在洞庭帮水牢的人。不僅是我四妹妹一個。可是也有他們北海的人。楊大哥並不肯再冒險去救出北海派人。怎肯拿這性命去救出我的四妹妹呢。我們幸有沈董二位寨主。主持太湖帮的全權。如果楊大哥做我們太湖帮的寨主。除去自家的手足。楊大哥肯放誰去救我四妹妹。楊大哥曾說佛性的徒弟。在佛性面前。說自已本來的性格。原不像這樣的涼血。我看楊大哥向來的性格。也不像這樣的涼血。諸葛蘭話才說完。諸葛鸚忙向楊巽招陪道。四舍妹失怙恃太早。我兄弟平時又不善訓教。冒昧得罪了老大哥。望大哥包涵則箇。楊

異哈哈笑道。先生說那裏話來。同是自家人。誰也能諒解誰的苦衷。我楊異若有一些芥蒂。我就是混帳。祇要先生明白我楊異這回的苦惱。並非藉惱你家這個賢妹妹。我祇恨我不敢違拗我師傅的話。這一場廝殺。沒有我出來壯威。我想到那時在洞庭湖底向竇鴻藻說停一些再會的話。這回就好像對你家的事不關痛癢。我總覺悶得難受。說到這裏。便向衆人喝了一個肥喏。仍回到他的北海去了。這裏沈海龍升坐大帳。急吩咐短命鬼褚通。三角菱尤異。爲第一隊。每人各帶領二十隻飛龍。向洞庭湖進發。分水龍汪寀。鉄叫子許廣泰爲第二隊。各帶領二十隻飛龍。接應第一隊。向洞庭湖進發。女朱武張劍娘。癩頭黿蕭達。爲第三隊。各帶領二十隻飛龍。接應第二隊。

向洞庭湖進發。一聲雷鬨勇蔣天星狄保爲第四隊各帶領二十隻飛龍。接應第三隊。向洞庭湖進發。一枝花潘麗雲。水仙花潘翠姐。爲第五隊。各帶領二十隻飛龍。接應第四隊。向洞庭湖進發。一丈紅花愛蓉。寨木蘭吳翠屏爲第六隊。各帶領二十隻飛龍。接應第五隊。向洞庭湖進發。海龍同童平諸葛鵬諸葛蘭諸葛鶴等帶領六十隻飛龍。在後督隊。向洞庭湖進發。却令紅玫瑰鳳姐留守本寨。權理太湖帮的全權。鳳姐道妹子的威望。本領。都不及月娥姐。海龍便轉請月娥暫時主掌洞庭帮的全部事務。鳳姐輔助月娥。算是留守本帮臨時的副寨主。一切條令。如同海龍訂立的一樣。令水天夜叉鉄九娘。主理帮中水路上的關防。黑烙鉄范天虬。主理寨中陸路上的設

備。錦上花蔣蕊香。參贊本帮的軍務。黑閻羅徐武。招徠遠近的賓朋。便是翻江蛟潘丹。水裏鰍余猛。也提拔上來。巡哨葫蘆寨本部留守的各號飛龍。海龍一一調撥已畢。過通董平。連夜督着六隊飛龍。直向洞庭帮取路進發。一路上也遇有多小留守的官兵。都看似若干艘小漁船。向前進發。一則因爲這許多小漁船。用不著過來盤查。便來盤查。也哄詐不到多小的油水。就有人知道這許多的漁船上。怕是太湖帮的强盜。他們都是吃飽不會打仗的傢伙。平時又知道太湖帮的强盜。須不是好惹的。又何必捨却性命。要同强盜爲難呢。也就把這些賊船。當作小漁船一樣看待。用不着前去盤查。最後沈海龍坐的那隻魚身鴟首船。他們也祇當做是一艘大官船。像這類大

官船。在江湖上行駛的。到處皆有。便看出這船上坐的是强盜。不是官兒。又敢怎麽樣。一路的關防。那裏還向這魚身鷁首船上的人。盤查扣留呢。又因這許多的船在水面上行駛得太快。便有胆大敢向前盤查的人。已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何況船越行駛得快。他們越發覺得船上有了不得的人物在內。更越發怕得厲害。能有幾個冒失鬼。敢攏近船邊去下面子呢。所以太湖都的船。一路沸沸揚揚。向洞庭湖進發。官方各機關。都不能羈遲他們進行的時日。他們由太湖自上海。由上海自宜昌經過黃岡。黃石港。寶塔洲。新隄。沙市。各長江流域。便穿進了洞庭湖口。離磨盤寨北去一百里地方。沈海龍一聲令下。各隊的飛龍。早在湖岸兩旁泊定。最後他同董平諸葛鶚諸

葛蘭諸葛鶴等。坐的是那魚身鷁首獨隊船。看湖間的水。逆流如箭。前行是極不容易的。海龍却不用人在舵後推着船。向前走。轉挑選幾十個嘍囉。各背着縴板。一個個灣腰曲背的向上拉。船隨湖轉。剛轉過一個湖灣。便聽得一陣吶喊的聲音。同湖水奔騰澎湃的聲音相酬答。一若有千軍萬馬。從前面殺得來的樣子。海龍舉眼看時。原來上流有一艘大洞庭船。比魚身鷁首船。要大得數倍。順着急流衝下。比箭鏃離弦還迅快。看那大洞庭船上的人不少。一個個都持着兵刀。那直衝而下的一條航線。祇離魚身鷁首船。有五十步遠近。那船不偏不斜。正迎着魚身鷁首船的船頭。兩岸飛龍上的人。和岸上拉縴的嘍囉。見這光景。不由都鼓噪起來。看兩船相隔不近。對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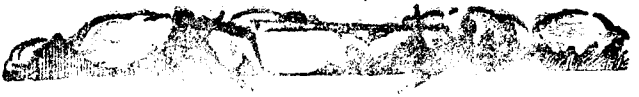
碰。魚身鷁身船。比較洞庭要小得數倍。又在下流。如何碰得過那洞庭船呢。說時偏遲。那時却快。正在這一陣鼓噪的時候。沈海龍早已從艙裏跳出來。他的身法。是何等迅快。一個箭步。早已穿到船頭。右手已擎起船頭上的鉄錨。這鉄錨約重八百斤。一經海龍的千鈞神力使用起來。鉄錨的力量。就在千斤左右。海龍擎起鉄錨。對準那洞庭船的船頭送過去。祇聽嘻喇喇一聲巨响。那洞庭船就同觸在山岩上一般。就勢向後倒退有三十步遠近。倒退的時間。比前行的一樣迅快。接著聽得這魚身鷁首船上。砰地一聲响。還不曾了。便見浪頭上奔騰澎湃。頃刻間那大洞庭船又撞得前來。海龍待又要擎起鉄錨。向那大洞庭船對頭撞去。恰見得水中冲上一個人來。祇聽洞

庭船上曉叉一聲响。原來洞庭船上木頭粗細的蓬繩。已被割斷了。那蓬帆便直卸下來。那洞庭船六丈多高的桅竿上。站着一人。手裏執着一把明晃晃光閃閃的大刀。抱住桅竿頭搖擺無定。那船也就跟著搖擺無定。海龍便把錨鍊繩向左一擎。魚身鷁首船。早從大洞庭船左邊擦過去。祇是把岸上拉縴的嘍囉。都被拽得立脚不住。歪歪倒倒的都跌了個寒鴉撲水。這魚身鷁首船。就同走着順風的一樣。逆流水打在船頭上。浪花濺起有五六丈高。拉縴的嘍囉。到這時才看出是海龍的神力。又見大洞庭船上。一個女子早從桅竿上。一個烏鴉展翅的身法。接著便見那女子已飛到湖面上了。嘍囉有認出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水蜻蜓諸葛首領。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少年爲何如人。佛性遣伊到洞庭湖去。又將救出何人。閱者當知爲後文伏筆也。楊異種種疑團。借少年口中巧爲解釋。文筆跳脫可愛。

寫洞庭船與太湖船相觸一節。有聲有色。極力寫沈海龍。亦極力寫諸葛蘭。文情亦有波濤驟悚。一瀉千里之勢。

第十六回　玉蝴蝶孤身入虎穴　水蜻蜓一怒責英雄



# 第十七回

## 愛水養情花刀邊伴侶　神功使鬼斧袖內機關

話說那洞庭船的船頭上。站立一般武裝的漢子。見這魚身鷁首船上男女兩位英雄。不但神力惊人。並且身手迅快。就嚇得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從前那般威風凜凜的樣子。一些也沒有了。內中祇有一位少年。這少年生得脣紅耳潤。眉目間顯露出異樣的精彩。手裏也握着一柄寶劍。態度很是從容。沒有一些凶惡的氣概。他當時見魚身鷁首船上。出來這們一男一女的兩個人物。就估量那男子便是什麼穿星胆沈海龍。女子的面目。好像同艙裏小臥龍諸葛鶚一樣。回頭又見那沈海龍因他自己的一隻魚身鷁首船。已在這大洞庭

船左邊橫插過去。從容將手中的錨。安放原處。仍吩咐岸上的嘍囉。各背着縴板。一步一步的向前拉。那少年不由自主的。脫口叫了一聲好。祇這好字才叫出來。却好像又自悔叫得孟浪。忙掉過臉來。恰覺得自己的船。停在湖心動也不動。船四面的浪花。奔騰濺潑。氣勢十分雄壯。覺得這船進又不進。退又不退。那少年問明船上的人。才知湖面上那個女子。一頭攢進湖底。大略已攢到船底。不知他諳習什麼法術。竟把這們大的船穩住了動也不動。那少年笑了一笑。我何不如此這般的。怕他不認得我玉蝴蝶狄萬春麼。主意已定。忙將渾身找札一番。一頭跳下湖心。船上的人。覺得船身漸漸向後退了幾步。再看狄首領在船頭水面上。張開兩臂。緊靠着船頭。一步一步

的向後退。就和尋常走着順風船的一樣。逆流的浪花。祇打得呼啦呼啦的响。忽然船身漸漸退得快了。祇見水裏衝出那個女子。從狄首領靠身左邊衝出來。狄首領猛然間一腿飛起有一尺多高。仍然收回了這一腿的架勢。背靠着船頭。一步一步的向後退。這一來船身。更退回得加倍迅快了。船上的人。才悅悟到在先船身不能移動分毫。却是這女子在船底上緊緊托着船底下的划水板。看他兩手的神力。可也不小。不料狄首領的力量。還比他高强。大略他見狄首領兩臂背着船頭。他便將這船身穩得住了。就轉換了一個計較。想用手中的刀。冷不妨來取狄首領的後三路。恰被狄首領飛起一腿。他又閃到湖面上來。在先覺得船身退回的力量。陡然迅快的時候。

便是這女子鬆手沒有托着划水板。前來給狄首頭一個冷不妨的時候。忽的又覺船身陡然又向前展進了。在船身展進的時候。便見那女子同狄首領在船身旁邊湖面上打了個照面。其時那女子半身以外。在水面上。一把單刀。也在波浪間搖閃無定。真似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向那少年怒道。呸。別人看你這船沒有什麼本領人在內。我却看出你這船上。有你這個囚攮。在一般嘍囉當中。要算得個雞羣之鶴。祇是憑你這樣本領。什麼地方不好去。硬要做金眼神鰲竇鴻藻的走狗。要在我們沈首領面前罷威風。也許碰到我的手裏。却饒不得你。快通個姓名來。須知我這把刀下。很不願意砍殺無名之鬼。那少年聽了。也就厲聲回道。你問我麼。也好。我告訴你。叫你死了

也做個明白鬼。我在寶寨主的名下。做了磨盤寨的第二把交椅。喚做玉蝴蝶狄萬春便是。你這丫頭。趕快也把你的姓名告訴了我。才是道理。諸葛蘭聽說狄萬春三字。心裏陡然一愣。你道是什麼緣故。原來諸葛蘭在葫蘆寨中。同玉牡丹狄月娥兩人的性格。十分投契。好的了不得。狄月娥時常向諸葛蘭說。我有一個兄弟。名喚萬春。在五歲的時候。某月某日。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尼姑。到我家來化緣。向我父母硬要化我這兄弟做徒弟。我父母不肯化給他。誰知尼姑去後當晚萬春便失踪不見。至今我們同胞姊弟。可憐沒有會面的時候了。狄月娥平時對諸葛蘭已說過這樣話。現在諸葛蘭聽少年報出自己的姓名。說是玉蝴蝶狄萬春。又覺這狄萬春面貌。眼中誰沒

有兩個紫稜稜的瞳人子。但仔細看他的眉鼻口耳之間。無一不神似狄月娥。面容又極鮮艷奪目。有狄月娥那樣的姐姐。才覺得狄萬春這個後人兒。的確是他的小弟弟呢。諸葛蘭心裏雖什九猜着狄萬春是狄月娥兄弟。面子上仍裝做行所無事的樣子。也向狄萬春報出自己的姓名來。狄萬春却暗暗叫了聲哎呀呀。我師傅吩咐我的話。于今也有一半靈驗了。他在觀音庵中附耳對我說。竇鴻藻很知道我們師徒的能耐。時常要拜我做個掛名徒弟。這東西真是想空了心。看我這個不大出名的人。却沒有糊糊塗塗的誤認人做徒弟的道理。却被我用好言拒絕了他。于今因爲要令你到磨盤寨中詐降竇鴻藻。將來好乘間救出太湖帮中一位奇女子。這女子同你

有夫妻的緣分。于禹別要錯過那時候的機會。你要明白這女子是誰呢。便是諸葛梅的姐姐諸葛蘭。我那時領受我師傅的命令。到磨盤寨中見了竇鴻藻。說我師傅差我前來拜見老大哥如果老大哥肯承認兄弟是個朋友。便做師兄弟看待怎樣。竇鴻藻聽我的話。這一喜。非同小可。他看我是性公的徒弟。平時他很明白我師傅是湖南省中的一尊大佛。那田家村的左近地方。他從來不曾去騷擾過。且要拜我師傅做徒弟。于今我投到他那裏入夥。真是喜出望外。請我坐磨盤寨中第二把交椅。如今竇鴻藻聽探子報說。太湖帮的各隊飛龍。已穿進洞庭湖口了。我借勢在竇鴻藻面前。討了一枝大令。來勸沈海龍。就此同洞庭帮人。和平了局。却暗暗探着沈海龍的本

領是怎麼樣。想不到太湖帮的人物。果然名不虛傳。沈海龍固然能在帮中坐第一把交椅。就如這個諸葛二小姐。水上的功夫。也還不錯。毋怪我師傅要玉成我們這一段良緣。想到這裏。兩人通着名姓都在湖心間愣住了。一言不發。也沒有見他們怎樣的動手。沈海龍這時船已攏岸。站在那船頭上。目不轉睛向他們望着。董平諸葛鶴諸葛鶴也走出艙來。各用兩手比目。看他們這回神氣之間。並不像要在水面上拚命的樣子。兩岸各隊的飛龍船多人滿。各號飛龍都有十多隻眼睛。沒有一隻不住視到他們的水線上。便是那大洞庭船上嘍囉們。看狄首領和諸葛蘭的神態。都像瘋了一樣。在先那種雄糾糾氣昂昂的路數。一些也沒有了。大家正自惊訝無定。這時候

才聽狄萬春向諸葛蘭笑道。我們洞庭帮的人。由先首領孟寶同撑着磨盤寨局面的時候本同你們太湖帮守望相助。現今我們寶寨主執着寨務以來。也同太湖帮人。各幹各的買賣。井水不犯河水。即爲金刀手諸葛四小姐這回在我們寶寨主面前。鬧出那一件亂子。這也由四小姐有意瀆惱寶寨主。並非寶寨主有意要尋四小姐爲難。江湖上自有公論。兄弟這次前來的意思。也非兄弟有意抵敵。如果有意抵敵你們太湖帮人。憑兄弟一個人前來幹什麼事呢。同是吃的這一碗江湖飯。打是打不出什麼道理。凡事自有一個和解的辦法。何說這件事。又由我們洞庭帮人出來商量。總算你們太湖帮有了面子。用不着這樣小題大做。決意同洞庭帮人爲難。便是適才

和你二小姐動手的時候。也由你們太湖帮人。逼勒兄弟做到這一步。但兄弟這回看沈首領和二小姐本領。好的了不得。休論兄弟一個人。不能佔着上風。便是洞庭帮的全夥一齊出來。又怎麽樣。兄弟自然照着本來和解的意思。要向沈首領同賢兄妹討一分情面。萬一二小姐不肯和兄弟干休。兄弟拱手願拜下風。還敢再在你二小姐的湖面上。賣的什麽水。任憑二小姐怎樣動手。兄弟這回決定一不閃讓。二不還手。總算兄弟已經懊悔過來。一切都已知罪了。好在寶寨主同兄弟讓的是同道。還不是讓的那些吃食老糧不會打仗的官兵。這意思二小姐可明白麽。諸葛蘭聽了回道。你還說這些嘔人的話。不錯。當初你們洞庭帮中倒海龍孟首領。同我們太湖帮中

先首領立地太歲李星球。向來是魚帮魚。水帮水。我們太湖帮的人。總算竭你們洞庭帮人。做過一次的擋箭牌。偏是現在的竇鴻藻那個囚攮。他吃的是江湖飯。一點不懂得江湖上的人事。想我四妹妹是給衞家打不平的。不是他有意去尋他姓竇的爲難。你看將來江湖上的公論是怎麼樣。就如你這次前來。若然要打我們一個金鐘罩。你那口大棺材。要向左邊開。就向左邊開。要向右邊開。就向右邊開。爲什麼要一頭便想撞到我們的船頭呢。你有意挑撥我見過高下。你會說話。反說我是勒逼你做到那一步。你說這件事。由你們洞庭帮人出來商量。總算我們太湖帮有了面子。姓竇的那個囚攮。侮辱了我們太湖帮的人。坍盡我們太湖帮的場面。你就不給我們太

湖帮人想一想。這件事不用武力解決。那裏還有商量的地步呢。你說你一個人前來。不能佔着上風。你幾見我們太湖帮人。準備以多爲勝的神氣。像你們洞庭帮那個姓竇的。仗着人多勢大。用暗箭想害北海龍王楊巽的。那種鬼計。是人幹得出的麼。你見我方才同你在水面上比鬥的時候。還不是捉對廝殺。你看我們太湖帮人。可有一個前來帮助我。你要求我們太湖帮人。看你的情面。總算你出來和解了。假如你們洞庭帮的人。或者是你的四妹妹。被我們太湖帮人侮辱了。坍盡你的台面。你是否看我情面依不依。你要是和我硬來。我不怕你有怎樣大的本領。我不殺死你不甘心。你越發說是不願意閃讓。不願意還手。我便殺死你。可不要惹江湖上笑話我。你又

說好在讓的是同道。不是讓的那些吃孤老糧不會打仗的官兵。我問你們洞庭帮人。這回還能說是我們太湖帮的同道麼。你們洞庭帮的强盜。不是同那暗無天日的官府。一樣的無惡不作麼。虧你還拿這話在我們面前說得嘴响。但是我看你這種人的形徑。總算比較竇鴻藻好了些。你既說這樣可憐的話。我們太湖帮人。便不肯答應你的話。也得將你帶到沈首領那裏。借你的口。傳幾句話到竇鴻藻那裏。說我們太湖帮人。寧可拚却一個諸葛梅。也要替洞庭的小百姓做救命主。給你們洞庭帮做對頭星。這回既已興師動衆而來。同你們洞庭帮人。已是勢不兩立。真個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不是魚死。便是網破。諸葛蘭說完這話。洞庭船上的嘍囉們。看狄首領已隨

諸葛蘭到魚身鷁首船艙裏。這洞庭船也就攏到湖岸。住在魚身鷁首船前面。約離有二十丈遠近。見那邊艙門已關。不知他們談些什麼。約莫談有半個時辰。陡見艙們開放。沈海龍從艙裏一手提出狄萬春來。放在船頭上。盛怒難犯的模樣。手裏握著一把單刀。好像數落狄萬春的罪狀。洞庭湖上的嘍囉。一個個都遠看着萬春發愣。好像說不出什麼話來。再仔細看狄萬春。像似觸了電的一樣。全身都抖個不住。却是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四肢不能擺動。齒牙張露在外。却聽得艙裏發出打雷的聲音。看似一個道裝打扮模樣的人。手搖羽扇。向沈海龍叫道。古來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請寨主稍息雷霆之怒。借他的口。傳話竇鴻藻好了。一面說。一面便走出艙來。奪過海龍

手裏一把單刀。說。使不得。使不得。沈海龍卽高聲嚷道。他們洞庭帮人。却把太湖帮好漢的妹子侮辱了。他是什麽天王老子。配來對我說那樣話。這種不講理的東西。我不殺滅他。如何洩滅我的心頭之火。我殺死他。便算殺的是竇鴻藻。編是先生到這時候。還對我說出這些文縐縐的話。下次可不許他再到我面前這樣無禮。一面嚷着。一面便攢下單刀。就伸手一把掌。向狄萬春左臉打去。打得他的臉朝右邊一偏。又伸左手一把掌。向狄萬春右臉打去。打得他的臉向左一偏。便抓着他的頭髮向上一提。雙手拋燕子一樣的。接連在船上拋摔了幾下。向湖岸上一攢。喝一聲去罷。這一來。更嚇得洞庭船上的人。一個個都同發了瘧疾一樣。眼見那隻魚身鷁首船。扯起帆

蓬。漸漸行駛到對岸去了。看一隊一隊的太湖漁船。距離這地方很遠。那洞庭船上的嘍囉。方才一齊揮復了平時的呼吸。打算狄首領雖被摔死岸上。大家也好近前收屍。及至衆嘍囉近前一看。看狄萬春兀自躺在那裏。動也不動。兩眼的淚。却流得同潮水一樣。衆嘍囉見他眼中流出滿眶的淚。這一喜。真是喜從天降。正是。猜得個中情緒。漫云事變荒唐。打破神內機關。請看魚龍變化。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通篇精警絕倫。無一懈筆。亦無一平筆。中幅收拽前文局勢。不圖在天荒地老之中。得此拏雲神手。文情之奇俶不測。正所謂一滴水中具江海觀。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第十八回

## 笑裏藏刀奸雄面目　袖中懷箭名俠胸襟

話說狄萬春當見衆嘍囉前來。流出滿眶的眼淚。看書諸君到此。果當做沈海龍真個要結果狄萬春麼。海龍是何胸襟的人。狄萬春既已前來。便崙爲和解而來。海龍準與不準。自有他的計較。何必對前來和解的人。下這樣的辣手。海龍原不像一般蠻不講理的强盜。何況狄萬春這次前來。表面上雖說給兩帮人講和。其實狄萬春自有狄萬春來的意思。在衆目睽睽之下。狄萬春總有些干碍洞庭船上的嘍囉們。不便顯然對沈梅龍揭說出來。便是沈海龍從容放下鉄錨的時候。狄萬春會脫口叫一聲好。後來且覺這聲好叫得太孟浪。

若被嘍囉們看出他的馬脚來。回去稟告寶寨主。那還了得。如今狄萬春既到海龍的船艙裏。艙門又關閉起來。他心腹中的計較。還不對沈海龍傾囊倒篋的揭說出來。狄萬春不是這樣笨人。我這部湖海大俠傳。也沒有這樣的笨筆。狄萬春既對海龍把自己的來意說出。沈海龍應該喜歡無限。反做這樣的圈套。來哄騙洞庭帮嘍囉的耳目。這都是小臥龍諸葛鸚胸中的計略。若在會看出小說的人。不待在下明白宣揭出來。早已一猜就著。並非在下會在這地方出了漏洞。究竟狄萬春是什麽來意。在下不曾在那時候聽狄萬春對海龍說些什麽。也就暫時不用披露。事到臨頭。自然會有一個交代。話休絮煩。且說衆嘍囉見狄首領並沒有死。各自轉悲爲喜。爭問首領

覺是怎麼樣。狄萬春也不回答。好容易才在地上爬起來。嘍囉怕他身上受了重傷。便要向前攙扶。祇見狄萬春搖搖頭。不許嘍囉來攙扶他。爬起來便跑。跑幾步又跌一交。再爬起來跑幾步又跌。沒有法子。才讓嘍囉們扶到船上睡定。嘍囉們一面搖着櫓槳。準備回到磨盤寨去。一面派人前來伺候萬春的茶水。萬春揩着眼淚。向伺候的嘍囉說道。在你們看起來。以爲他們仗着人多勢大。會侮辱我麼。在我却以爲他們越是仗着人多勢大。這樣的侮辱我。越是瞧得起我。姓沈的那廝。休論他點了我的穴道。好教我一些不能擺佈。聽憑他侮辱一番。那怕就砍了我的腦袋。我若在他面前哼一聲兒。也算不得是個漢子。在你們看我方才流淚。是不值價麼。我因爲他那一手

很奇怪。我沒有防範他來那一手。以致受了傷。聽憑他怎樣的擺佈。我總怕受了人家侮辱。將來沒有報仇的時候。我想起來。就不由使我心裏難過。伏伺的嘍囉。又問姓沈的那廝。點中了首領那一穴的穴道。受了什樣的重傷。萬春搖頭道。我不諳點穴的功夫。不知他點了我什麽穴道。那時我和他姓沈的在艙裏談話。他好像聽我的話。並不表示不滿意的神態。冷不妨他一閃身攢到我的身後。我卽時覺得尾背骨中了一錐子。自己知道不妙。想拔劍轉身刺去。那裏還來得及呢。渾身的麻痛。一些也不能動彈。如同受了定身法的樣子。任憑他將我拽出艙外。把我侮辱了好一會。他在一巴掌打着我的左臉。我的頭才能向右邊偏去。又是一巴掌打在我的右臉。我的頭

才能向左邊偏去。我被他打了這兩巴掌。頭部便能左右轉動了。他抓住我的頭髮一提。在空間摔了幾摔。我就聽得我週身的骨節作响。四肢也能活動了。在他把我拋到湖岸上面。我的身體。好像卸去了千斤重負。不過因爲肢體骸骨。麻痛的時間過久。一時不能完全揮復原狀。旁的我身上一些傷害也沒有。那些嘍囉聽了。也不敢再問什麼。怕他面子上太難爲情。船行進磨盤寨口。嘍囉看萬春已經睡熟。不敢去惊動他。內中有一個最機警的嘍囉夾在衆嘍囉當中。趕奔飛虎廳上。把狄萬春前去經過的情形。一五一十的亨報了竇鴻藻。竇鴻藻聽罷。偏着頭沉吟了一會。兩個閃閃灼灼金黃色的眼睛。火一般射出光來。便喚令值日的頭目。快將狄萬春帶到廳前砍

首報來。那頭目答應了一聲。便飛步跑出廳外。忽然廳中第三把交椅上。坐着一人。向那值日的頭目喝了聲且慢。那頭目便拽住了脚步。那人喚做八卦道人邱峒元。在磨盤寨參贊軍機。自比爲梁山泊的軍師吳學究。當見竇鴻藻大發雷霆。便起身笑道。寨主看這件事叫人難信。貧道的主計。大略也同寨主一般無二。狄首領不是和他們洞庭帮人來同作弊。他在同諸葛蘭通着姓名的時候。兩顆心看似已厮併起來。就怕他們這一對水上的鴛鴦。早已有了首尾。沈海龍原是太湖帮主寨的頭腦。他的本領再好。要你洞庭帮副寨主在他面前喝的什麼彩。兩帮人和解的話。不論對那一帮的人。都能公開。用得着那們鬼鬼祟祟的關着艙門好談話呢。狄首領不是淹沒

有計略的人。他的水陸的功夫。也很了得。豈有容容易易的給人家點中了尾脊骨的道理。有了這幾種緣故。可看出他已和洞庭帮人通同作弊了。看沈海龍對他的那番做作。他想反穿着皮馬褂。要在寨主和貧道面前裝的什麽羊。貧道也想到這件事。若被他們欺騙了。叫他們見笑我們洞庭帮中無人。還是小事。其中或許發生意外的變故。看洞庭帮局勢。怕要壞在狄首領手裏。但貧道終因狄首領來頭太大。那佛性並不是好惹的東西。殺他既不能。那麽也祇有等他前來。用好言勸解他。回到觀音庵去養傷。由他自己心裏慚愧。料佛性決不肯明知故昧。放他去帮助太湖帮的人。多一事不若少一事。寨主看貧道這意思可對不對。竇鴻藻聽了。轉不由哈哈笑道。道

長的話。一句句都刺入我心坎。凡事悉聽道長的主裁便了。話猶未畢。早有人稟報狄首領已到廳前。竇鴻藻忙降階相迎。見了萬春卽握手道。老弟不曾傷壞了那裏麼。我想老弟吃那廝一個冷不妨。身體雖已經略能揮復過來。但尾脊骨是人身氣脉命關。做功夫的人。最要緊就是這個氣字。於今氣分看受了些傷。總該休息休息才好。竇鴻藻一面說。一面拿眼在萬春的臉上。不住打量着。忽然轉又現出很懍訝神氣問道。老弟爲何受了這樣重的傷呢。（神來之筆）萬春道。說起來真叫兄弟慚愧死也。兄弟受一分傷。總算減却洞庭帮人一分的光彩。兄弟雖吃那東西一個冷不妨。但這時身體上已經揮復原狀。一覺醒來。就像沒有受傷的樣子。不知寨主這話怎麼

說。竇鴻藻道。我幾乎把老弟一片熱心。當做滿腔涼血。老弟自己受了這們重的傷。連自己都不知道。萬春道。敢是兩嘴巴上著了傷麼我這時一點也不疼痛。如何會知道。竇鴻藻道。兩嘴巴上並沒有傷痕。不過我看老弟的上下兩脣。有一點鮮紅的顏色。如同點着硃痧的一般。老弟又沒有喚着女子脣上的胭脂。不是受了重傷老弟平時的兩脣雖紅。却不是這樣受傷的顏色。狄萬春聽了暗暗好笑。這分明由我同穿星胆沈大哥商量的辦法。他點着我的尾脊骨。是不錯。在我嘴脣上用手指點了一點也不錯。沈大哥說。他的手指。除去真練習過罩門的人。若憑他便用平生的氣功。點在我的嘴脣上。略顯出一些紅點。漸漸這傷毒發佈週身各部。七日而死。這手的功夫。

就喚做沾脣法。沈大哥又聽諸葛先生說。白眉和尚曾暗送洞庭帮人一瓶回春奪命丹。最是沾脣法的解藥。沈大哥對我那樣做作。就怕洞庭帮人。看出一些馬脚來。不若給我帶這一點證據回去。那怕竇鴻藻不上我們的當。萬春心裏是這們想。面子上不由現出很惶的神氣。恰好廳前陳設着一面大西洋鏡子。走至前鏡。看見自己兩嘴脣上。如塗上了一點的胭脂。復向轉着笑容說道。這算是什麽重傷。兄弟被那廝從艙裏拽出來的時候。好像他的手指。在兄弟的脣上著了一下子。直到這時回想起來。也不覺有一點疼痛。如何寨主說我是受了重傷呢。竇鴻藻道。老弟那裏明白。他這一手喚做沾脣法。江湖上人。能運用這沾脣法功夫。除去沈海龍那廝。也祇有個

什麽澹性和尙。他也學會這一手沾脣法。老弟若不相信。停會自然有得老弟相信的時候。孩子們快去一盆淨面水來。老弟不妨洗一洗看。就知道這沾脣法的厲害了。嘍囉果取上一盆淨面水來。萬春裝作將信將疑的樣子。豈知不洗也罷。萬春用手巾沾着水在上脣抹抹了幾下。登時覺得有些熱刺刺起來。再走到大西洋鏡子對面一看。兩脣腫得像西遊記上猪八戒的樣子。紅色轉變成紫色。俊男子却像了個醜丈夫了。萬春不由愁上眉頭。向竇鴻藻說道。我已受傷到這一步。看是不可救藥的了。我逞在這時候能說話。要向寨主拜托幾句。死生總有定數。想我這次雖沒有受這們大的傷。也是免不了要死的。但我在先在寨主面前。請求寨主令我到沈海龍那裏

說出一番和解的話。論我們洞庭帮。不是甘願肯向人好說話的。不過我因洞庭帮太湖帮的人。同是做這樣沒本錢買賣。如果大動干戈。自戕同類。要惹官府笑話做强盜的。畢竟不通道理。可恨沈海龍那個毒蛇。不聽信我的和解辦法。也罷。却那樣的侮辱我。又對我下這毒手。我前世不知同他結下什麽不解的冤。惹得他偏要拿我和解的人洩氣。我心裏怎不啣恨他入骨。寨主看在同事的義氣分上。能給我報仇固好。或者送信給我師傅。非在百日以內。結果一姓沈的那個毒蛇。兄弟一死不能瞑目。說罷。不由凄然淚下。竇鴻藻聽罷。忽然定一定神。也不回答。大踏步便向裏面跑去。(寫竇鴻藻真能)萬春便又照着對付竇鴻藻話。洒着眼淚。添枝減葉的向着邱嗣元

及廳上的頭目。說了一陣。最後又向邱峒元作了一個兜頭大揖道。寨主若畏怯太湖帮的勢派。不肯去給兄弟報仇。仍然按兵不動。不肯出磨盤一步。準備等待太湖帮人殺得來。好以逸待勞。將太湖帮人一網打盡。這主見固然不錯。但是太湖帮離我們磨盤寨一百里地方。便好準備以逸待勞的氣派。像似不肯上我們洞庭帮的大當。兩下就此各取守勢。不待有人出面和解。怕將來終有和解的一日。那麼不能給兄弟報復大仇。竇寨主也該允許我。去通告我師傅給我報此仇。他竟不應承兄弟的話。好像對兄弟這件事漠不相關。兄弟也祇有含淚在泉下了。邱峒元聽了回道。竇寨主如何不看弟兄的義氣。給你狄首領報仇。縱使竇寨主發生變卦。有我們出來說話。

狄首領的大仇。自然有報復的一日。但我們因狄首領受了這們大的傷。聽說你師傅又不在田家村那地方了。我們洞庭帮人。將來縱能爲狄首領報仇。却無法將首領傷痕醫好。我們心裏總覺難過。（寫邱峒元真能）狄萬春聽完這話。哈哈大笑了三聲。說。死有什麼打緊。我是個漢子。受了人家這樣的侮辱。還要活在世界上幹什麼。道長祇準許我將來能勸寨主。及諸位伯叔兄弟。替兄弟雪此奇恨。兄弟一死。也當啣環結草。含笑在九泉下了。話才說完。卽見竇鴻藻笑容滿面的從屏風內閃了出來。向萬春賀喜道。恭喜恭喜。適才聽老弟所說報仇的話。我聽了好不悽慘。怕面上現出難過的樣子。老弟見了心裏越發難過。便回到內廳。忽有一個丫環對我說。方才有

一個五十多歲的道人。芒鞋草履。身穿青布道袍。說從武當山來。送一瓶丹藥。給這裏狄首領的。那了環說完這話。卽送上一個磁瓶。我問道人在那裏。了環說不是已到廳上去會狄首領麼。我聽他的話。便帶了磁瓶出來。那裏廳上有什麼道人呢。這必是三峯祖師賜老弟的丹藥。狄萬春聽他這話。明知他也是一番做作。祇得在廳前向外拜了四拜。叩謝三峯祖師救命之恩。看那丹藥色香俱佳。研成細末。一半塗在脣上。一半用開口度入喉嚨。便覺肺腑間一陣清涼。雲眼間兩脣上下。瘡也消了。紫也退了。就像平時一樣的脣色。便在竇鴻藻下首坐定。大家討論着對付太湖帮的計較。竇鴻藻的本領極大。胆量極小。因爲和解既不能實現。惟有仍取守勢。等待太湖帮人。

殺到磨盤寨來。也就預備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不怕太湖帮人。逃出磨盤寨雷池一步。忽然水寨吹起了一陣胡哨。那種氣勢。很好像太湖帮的全夥。殺到磨盤寨的樣子。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極寫竇鴻藻能。原非一勇之夫可比。並極寫邱峒元亦有非常之材。正所以反跌出沈海龍諸葛鶚三奇才也。作小說寫甲乙二派角逐時。必於盛寫甲派之後。而渲染乙派。然後於二派接觸時。信筆揮寫。無往而非奇文奇事矣。否則以卵敵石。人早料其一敗不可收拾。安有奇文奇事。以飽讀書諸君之眼福哉。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 第十九回

## 巨眼識英雄安排坑塹　熱心救女俠洩漏軍機

話說洞庭帮的一衆大小頭目。聽得水寨去吹起一陣胡哨。好像有敵人殺到寨中來的樣子。接着便見水路上的頭目浪裏黑獺陳洪。解來兩個穿水行衣的人。帶到廳上。說是太湖帮人。差遣兩個膿包。到我們寨中探看消息。擒來聽候寨主發落。竇鴻藻聽罷。便問兩人在太湖帮中。充當什麽職事。兩人回說不充當什麽職事。不過做一個通信嘍囉罷了。竇鴻藻道。我看你們的神筋騮骨。不像似沒有本領人的樣子。你們自己應該知道自己的性命。並非一文不值。太湖帮的首領。不將你們提拔上來。做一把虎皮椅子。竟令你們充當兩

名通信的嘍囉。也辜負你們這一身筋骨了。今日已被我擒住。你們有何話說。那兩個嘍囉聽了。都不由哈哈笑了一聲。說。是如果太湖帮的頭目。全像我們這兩個不中用。也不敢到你們洞庭帮來了。我們在太湖充當兩名通信兵。我們自己知道很不容易的。要死就死。那有這功夫同你多說閒話。竇鴻藻說話哄着這兩個人。本想從他們口裏探出太湖帮的消息。毋如那兩個人嘴巴太强。便打死他們。再也不向竇鴻藻說一句話。竇鴻藻不由嘆道。太湖帮中的嘍囉。有這樣義氣漢子。可見那姓沈的是不易對付的了。沒有法子。祇先將這兩個嘍囉斬決。便回到後廳。先同邱峒元竊竊私議一番。連後升坐大帳。便由邱峒元向廳上喚了聲荀首領。早有荀首領兩頭蛇荀

炳。應聲而至。邱峒元道。貧道給你一枝大令。巡哨本寨水路正東方面。有呂首領呂大壽做你的帮手。你部下的划船。由你調撥。若有敵人前來只許退。不許進。違令可拿人頭見我。兩頭蛇荀炳。接過令箭。便領着三脚鼈呂大壽去了。接着邱峒元又喚上九尾神龜莘江。獨眼猿馬義。吩咐他們巡哨本寨正北方面。若有敵人前來只許退。不許進。違令亦當以軍法從事。莘江領了令箭。調着本部的划船。同馬義巡哨本寨正北方面了。邱峒元又喚上獨角獸孫超。八面風仇順。吩咐他們帶領本部的划船。巡哨寨中正南方面。只許敗。不許勝。勝則亦當按照軍法從事。孫超領了大令。也同仇順巡哨正南方面去了。邱峒元又喚上四不相盧虬。三脚香鑪韋甲。各帶領本部的划船。

巡哨本寨正西方面。只許敗。不許勝。勝則亦砍去他們的兩顆腦袋。盧虬韋甲也領命巡哨本寨正西方面了。邱峒元這才吩咐牛邊紅王亮。同着他渾家雌老虎王三娘。帶領本部的嘍囉。各帶着鐵彈石子。埋伏在本寨西岸蘆葦深處。遇有敵人前來。只許勝。不許敗。勝則按功行賞。敗則處以死刑。王亮夫妻接過令箭領命去了。接着又喚上海燕子顧同。同着河豚魚朱二寶。帶領本部的嘍囉。埋伏在本寨東岸蘆葦深處。各藏着一個大石灰袋。遇有敵人前來。只許勝。不許敗。勝則按功行賞。敗則亦處以死刑。顧同朱二寶接過大令領命去了。接著邱峒元又喚上金鐘罩柏天熊。同他的妹子茉莉花柏秋香。各帶領本部的嘍囉。各帶着一瓶薰香。埋伏在本部北岸蘆葦深處。

遇有敵人前來。只許勝。不許敗。勝則按功給賞。敗則砍首示衆。沒有半點通融。柏天熊兄妹接過大令。領命去了。最後邱峒元又喚上番天印姜柱。同他的胞姊玉觀音姜菱鳳。各帶領本部的嘍囉。各帶着窩弓軟箭。箭頭上都敷着毒藥。埋伏在本寨南岸蘆葦深處。如遇有敵人前來。只許勝。不許敗。勝則按功給賞。敗則砍首示衆。半點沒有通融。邱峒元一一調撥已畢。祇有竇鴻藻狄萬春同他自己三人。留守本寨。終日飲酒取樂。狄萬春一想不好。竇鴻藻和邱峒元這兩個東西。手段很是毒辣。雖然有諸葛軍師在太湖帮裏。縱然他急欲剷除了太湖帮。總未必把衆人的性命。看做一文不值。冒着這樣的危險。所怕日久遲延下來。諸葛軍師沒有法想。他的調虎離山的計算

行不去。自然要換一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計較。他們是爲什麼來。講不起也要冒着這樣的危險。我在此地又分不開身子來。把這消息去告知諸葛軍師。這不是天地間第一糟透了的事麼。想到這裏。不由給太湖帮人暗暗揑了一把冷汗。接連過了船天。却沒有見得太湖帮中有一兵一卒前來。那知諸葛鶚已在這兩天的時間。完全得聞洞庭帮的消息了。原來諸葛鶚那日見他妹子諸葛蘭。將萬春帶領進艙。萬春祇對海龍董平諸葛鶚一般人等。把他師傅佛性尼姑吩咐他的話。略說了一遍。却不提到自己的婚姻上去。因爲這件事說出來。很與諸葛鶚的顏面有關。其實諸葛鶚在先已聽楊異隱隱約約的。把這件事告訴了他。便算準諸葛蘭終身問題。要著落

萬春身上。諸葛蘭因狄萬春是狄月娥的兄弟。自己結義姐姐狄月娥的兄弟。他與自己是何等的關係。本來用不著避什麼男女嫌疑。先到後艙去換過衣服。隨後走進前艙。向萬春笑道。我起先不知你是誰。原來是狄阿哥。還是做妹子結義姊姊的兄弟呢。我不見我的四妹妹。我心裏是怎樣的煩惱。我那月娥姐姐。將來得見你這麼一位本領好人品好的兄弟。不曉得要歡喜到什麼樣子。我那月娥姐真好福氣。這幾句話不打緊。就中小溫侯諸葛鶴。暗暗埋怨他。說他不該岔斷狄兄的話。諸葛蘭鼓着腮兒。轉不理諸葛鶴。想起自己的四妹妹失陷在磨盤寨水牢裏。生死尚未可預定。月娥姐却有得他同這位兄弟會面的時候。人家同胞骨肉。生可重逢。我家同胞骨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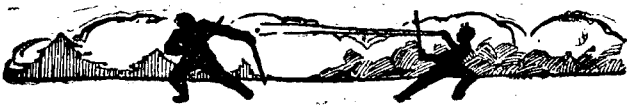
死不能訣別。想到這裏。兩個眼珠。祇在狄萬春面龐上滾來滾去。轉不禁流下兩行淚來。狄萬春也猜着他心裏的難過。祇當裝做耳無聞目無見的樣子。又接著向海龍董平諸葛鶴說道。竇鴻藻那東西忒也厲害。又得八卦道人邱峒元做他的軍師。好比鰲魚頭上長起兩隻角來。磨盤寨那地方的形勢。十分險固。四面近水。傍岸處的蘆葦。已長有一人多高。竇鴻藻同邱峒元商量。邱峒元說。沒有諸葛鶴在太湖帮裏。憑他們太湖帮人的本領。總可以明槍暗劍的。同他們比鬥一個高下。有諸葛鶴在他們太湖帮做了一把虎皮交椅。這話就要快點打消了。如果有人肯冒險前去調解他們。做得到時。諸葛梅也受過我們的欺侮了。水牢也坐過了。不過放著諸葛梅出去說

幾句不費本的話。世間最便宜的事。祇怕除了這個沒有了。做不到時。我們祇好在水寨四面。用暗箭傷他一陣。便是當初北海龍王楊巽。還不是中了貧道的暗算。洞庭帮中一般人的本領。未必有及得上北海龍王楊巽的。看他們那些强龍。深入我們的重圍。那裏還敵得我們這一般地頭蛇呢。那時就用不著同他們再講什麼客氣。擒住了諸葛鶴。他肯俯首帖耳的歸附寨主便罷。不肯歸附寨主。就先砍掉了他。再撕去諸葛梅這個肉票。所怕就是諸葛鶴抱定吊虎離山的計策。不肯深進。我們毋論如何。由他在後防猖獗。千萬不可上他的當。離這磨盤寨地方一步。兄弟聽了這樣消息。便挺身出來。担認到哥們這裏來調解。實則來報告哥們的消息。順便看你們太湖

帮人的本領。便用明槍暗箭。可以同洞庭帮人見過高下。不錯。哥們的本領。真了得所怕就是深入虎穴。要上那東西圈套。那麼懊悔也嫌遲了。話才說完。諸葛蘭卽從旁說道。我四妹妹困在水牢裏一天。我一天心裏跳得慌。你說這樣好太平話。難道他們不肯前來抵敵我們。我們又不能冒險進水寨中去。救出我四妹妹。安心看我四妹妹坐在水牢裏。再聽隨那東西的擺佈不成。我只當你是月娥姐的兄弟。同是自家人。總該費一點心力。快將我四妹妹救出來。我聽你說這樣話。倒不是個好相識了。萬春聽了說道。是好相識不是好相識。令兄胸中自有定識。哎呀我。聽我師傅說我有一個同胞姊姊。喚做玉牡丹狄月娥。你方似乎對我說着我姊姊的話。難道我姊姊也

在太湖帮中不成。可恨我這時分不開身來。不能去見我的姐姐。我姐姐可一同前來沒有。諸葛蘭道。我若不看月娥姐姐在我們帮中做人好。你說這樣話。我就老實不客氣。要同你再到湖上去比一比了。你姐姐臨時在本帮管理水陸各部的全權。你聽了也該歡喜。祇是你這人的心。好像沒有一些靈性的樣子。要是我。不聽有人說我有個多年沒有會面的姐姐。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着急。一聽有人說我有個姐姐。在什麼地方。想我得很。我就要立刻插翅飛至我姐姐的身旁。我才歡喜其餘的事。也就顧不得了。你這人真不是好相識。連自己的嫡嫡親親的姐姐。多年沒有會面。你尚然視同路人一樣。你好寬心。就毋怪見我四妹妹陷落水牢。一些不焦急了。諸葛蘭說

完這話。諸葛鶚便向狄萬春招陪不迭道。二妹妹大有稚氣。萬望老兄一切包涵。狄萬春道。人的良心不同。有如其面。令妹的性質。雖然沒有涵養。却也算得是天地間性情中人。他說的話。連他的心都有些解拆不開。海龍也從中笑道。正是的。像二小姐這樣性情。同狄兄比較。各有各的好處。連我也說不出是什麼道理。你要想遏住他。如何遏止得住。好好。我給狄兄說一句。他那裏有絲毫怒惱二小姐的意思呢。兩人聽了。都不禁暗暗點頭。自從海龍聽從諸葛鶚的辦法。放著萬春回磨盤寨去。好在暗中帮助一臂之力。所怕就是洞庭船上的人。眼睛厲害。竇鴻藻同邱峒元兩人的本領。已深深嵌到諸葛鶚的心坎裏。就不得不做作一番。一個做紅臉。一個做黑臉。發放狄



萬春回去。料想狄萬春也很機警。必能聽從他們的話。向前做去。縱然竇鴻藻邱峒元的心思再細些。手段再靈便些。終久也打不着他們這袖內的機關。……話休絮煩。且說諸葛鶚從萬春去後。又同大家商量一陣。諸葛鶚忽然低着頭想了好一會說道。這裏的頭目。沒有不諳習水上飛行法的。祇是諳習水陸飛行法的人尙少。快令短命鬼褚通。回去調換水天夜叉鉄九娘。鉄叫子許廣泰。回去調換黑烙鉄范天虬。水仙花潘翠姐。回去調換紅玫瑰關鳳姐。三人各運用水上飛行的功夫。趕回太湖。不上二日。鳳姐鉄九娘范天虬已飛得前來。各歸本隊。聽候海龍諸葛鶚發落。諸葛鶚本來到磨艦寨去過一次。寨四面的形勢。已經胸有成算。只估不定竇鴻藻用著什麽暗

箭。如今狄萬春那裏。又沒有消息前來。看洞庭帮人。決不肯輕易出那地方一步了。曾派人前去探看。却是石沉大海。影迹全無。可見洞庭帮戒備森嚴。委實不容易對付。正在欲進不肯輕進的時候。忽有人進艙報告說。有個姓崔的喚做崔得勝。有要緊的事請見先生。諸葛鶚聽說是崔得勝前來。便吩咐一聲傳進。早有一個穿短衣的漢子。走進艙來。年紀約在三十來歲。眉目間很露出些清秀之氣。不像似有本領人的樣子。崔得勝進艙。先向諸葛鶚對面行了禮。然後才向海龍董平諸葛鶚行禮。原來這崔得勝。是湖南萍鄉人氏。他有一個表兄。就是在磨盤寨中的海燕子顧同。兩人都是諸葛鶚的結義兄弟。在一年前聽說諸葛鶚已投到太湖帮去了。兩人當時也準備

投入太湖帮夥。因海燕子顧同的母親。死去已過小祥。顧同在居喪時候。不便出來。崔得勝也就等待顧同滿服以後。兩人在前十日的時間。才到洞庭湖來。打聽得諸葛鶚的妹子諸葛梅失陷的事。並知諸葛鶚已入太湖帮夥。同洞庭帮人站在敵人的地位。兩人想救解諸葛梅的心思。十分血熱。便投入洞庭帮夥。顧同曾在竇鴻藻面前。顯過一手的本領。崔得勝待要顯出他的能耐。竇鴻藻看他這種文不像個秀才。武不像個兵的樣子。祇當做他沒有好本領。吩咐不用試演。卽令顧同坐了一把虎皮交椅。發給一百名嘍囉。聽候顧同調用。崔得勝就在顧同名下。做一名司務。崔得勝暗想。我做顧大哥司務。也好同顧大哥親近親近。兩人在磨盤寨住了好幾日。摸不着水

牢裏的機關。正苦沒有法想。不妨太湖帮人已興師動衆而來。邱峒元又派令顧同河脉魚朱二寶。伏在本寨東岸蘆葦深處。嵩待敵人前來。準備用石灰袋向前迎敵。顧同便同崔得勝商量一陣。當由崔得勝暗暗混出磨盤寨五十里地方。才卸去身上的制服。來見諸葛鸚。將磨盤寨軍事消息。陳述了一遍。海龍等一衆英雄。聽他的話。都不由暗吃一惊。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本回始將洞庭帮的人物搬演出場。有此一番局勢。具見洞庭帮人。亦復不弱。四面埋伏。文情險峻非常。真令人爲太湖帮人急煞。迨讀至崔得勝之易服忽至。宣洩洞庭帮祕密軍情。則又令人代爲喜煞。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第二十回

## 諸葛鶚計襲洞庭帮　北海龍力破磨盤寨

話說諸葛鶚當向崔得勝囘道。難得老哥到來。真是天助太湖帮人。但仍請老哥囘去。暗暗向顧大哥說。照兄弟的計較做去。兄弟自信能破滅洞庭帮。說著。又對崔得勝說是如此如此。崔得勝欣然允諾。便起身告辭。諸葛鶚一把拉住問道。你們洞庭帮中。這以後三五日間是什麽口令。崔得勝便說出這以後三五日的口令。諸葛鶚都一句句記入心坎。便向崔得勝道。老兄制服雖卸。但知道洞庭帮的口令。可以安然囘去。我這裏送你二十兩銀子。須多多購辦石灰帶囘去。好借此以掩飾洞庭帮人的耳目。崔得勝說。銀子我身邊是有的。

凡事均照尊命辦理了。崔得勝去後。諸葛鶚又同海龍董平商量一陣。當命嘍囉請來第一隊正副隊長。水天夜叉鐵九娘。三角菱尤巽。第二隊正副隊長。黑烙鐵范天虬。分水龍汪寀。第三隊正副隊長。女朱武張劍娘。癩頭黿蕭達。第四隊正副隊長。一聲雷關勇。滿天星狄保。第五隊正副隊長。紅玫瑰關鳳姐。一枝花潘麗雲。第六隊正副隊長。一丈紅花愛蓉。寨木蘭吳翠屏。大家會議一番。即日各隊領帶各隊的飛龍。慢慢開出洞庭湖口。早有洞庭帮的密探。將這消息去報告竇鴻藻。邱峒元在旁笑道。好個小臥龍。竟會變用當年諸葛孔明的故智。須知我們洞庭帮的人。比司馬仲達還高强百倍呢。看他這番真回到太湖去麼。不出三日。包管他殺到磨盤寨來。要嘗一嘗我

們洞庭帮人的厲害。竇鴻藻也笑了一笑。果然諸葛鶚不出邱峒元所料。才到三日功夫。這一日傍晚時分。又有探子報說。太湖帮的飛龍已回轉來了。回來的時間。比退回去的要快到十倍。現在祇離本寨三十里地方了。邱峒元不由哈哈大笑。便令人開上酒菜。大家歡呼暢飲。好不快樂。席間忽不見了狄萬春。竇鴻藻不由萬分惊訝起來。急命廳上的嘍囉。分頭尋找。只是尋不着。忽見浪裏黑獺陳洪。匆匆跑到廳上。說。啓稟寨主。不不不好了。諸葛梅已逃脫去了。竇鴻藻倏地翻身坐起。向陳洪問道。什麼什麼。陳洪氣喘吁吁的說道。小的在水路上巡視。陡見從水牢裏飛出兩個人來。似乎還有一個人背負在一女子的肩上。心裏詫異不小。到水牢外面一看。已見游行太

歲解保。血肉糢糊的躺在那裏。已是死去多時了。小的在牢門外高聲喊着白日鼠周奎。那裏還聽見周奎回話呢。想這周奎跟著諸葛梅逃得走了。竇鴻藻不由急道。話到你的口裏。再也講不清。你這是放你娘的什麼屁。你看還是三個人飛出去。還是兩個人飛出去。陳洪道。兩個人在空中飛着。好像在前的一人。肩背上還馱著一人。向前飛去。竇鴻藻道。你們怎不放箭。陳洪道。他們飛的太高。放箭是射不著。竇鴻藻聽了。向邱峒元道。這可是那玉蝴蝶狄萬春。將諸葛梅解救去了。是我同道長走錯了眼。畢竟猜不着那東西是個坏蛋。邱峒元道。狄萬春雖然寨主請他坐了第二把交椅。不過拗不過佛性的面子。實則我們洞庭帮人。並不把他做心腹看待。料他決不知道

水牢裏七道機關。未必肯捨身去救諸葛梅。話猶未畢。又有嘍囉來到廳上稟告說。寨主令小人們只尋找狄首領。那裏尋得着狄首領。好像見在水牢方面。半空之有一團白影。如同人物風箏放在空中一樣。似乎那人背上還負着一人。只看不清是男是女。小人們看這情狀。遍詢本寨嘍囉。也有人見狄首領在平地上飛到空間。直向水牢飛去。他們都疑惑狄首頭是奉寨主的命令。到水牢裏去提人的。那裏想到有這樣的變故呢。竇鴻藻聽完這話。向邱峒元道。道長聽他們這話錯不錯。邱峒元忽現出很惊訝的神氣。說。如果狄萬春救去了諸葛梅。回見太湖帮人。將我們洞庭帮現在的軍情。對太湖帮人說了。沈海龍諸葛鶚既得了諸葛梅。又聽我們洞庭帮人四面埋

伏。決不肯再來碰這個險。硬要和我們洞庭帮人爲難。難字才出了口。穿星胆沈海龍已如飛將軍從天而至。祇聽得唬叉叉一聲响。邱峒元的頭顱。已和他身體脫離了關係。竇鴻藻急忙拔劍前來。忽然又從半空飛下三個人來。那一個兩道眉毛。像個刀背子般。左眼角上。有一顆硃痣紅痣。手裏執着單刀。正是紅玫瑰關鳳姐。那一位蓬首漆面。口角反張。他那六寸回膚。從來不曾受過包裹。手裏執着一柄七星神劍。正是水天夜叉鉄九娘。那一位黑面紅眼。鼻孔掀天。手裏執着一柄緬鉄大刀。正是黑烙鉄范天虬。三人直奔竇鴻藻迎面殺來。竇鴻藻仗着一身的單功。力敵三人。全沒有一些畏懼。那水路頭目浪裏黑獺陳洪。太不識相。還拔出佩刀。要和沈海龍拚命。不妨

海龍用一個雷鍼劈木的刀法。已將他一顆圓頭。砍成了兩半顆。海龍殺了陳洪。廳上嘍囉見勢不對。早嚇得逃之夭夭。沈海龍轉不帮助鳳姐九娘天虬三人。力戰竇鴻藻。便走出廳外。响起一聲胡哨。陡然聽得正南方冲出一彪嘍囉軍來。一個個高聲吶喊。說太湖帮的全夥到此。竇鴻藻耳中聽得這一聲轟雷掣電的話。暗暗吶罕。仍仗着自己的罩功。不怕刀劍。不妨鉄九娘早從身邊放出一把梅花針來。向竇鴻藻身上射亂投亂。梅花針這件東西。如果射在平常人的身上。穿衣透肉。針頭都用毒藥製過的。射入肌肉間亂攢亂動。委實就不易支持下去。竇鴻藻學得一身的罩門功。四肢全體。都比鋼鉄還堅硬。梅花針那裏能射入他的肌肉間呢。但竇鴻藻煞也奇怪。不

拘對方人用什麽兵器來傷害他。他都當做沒事的樣子。所怕就是這類梅花針。因爲我的罩門。在龜頭上面的龜眼是。刀劍如何能傷到他的龜眼。若有一根梅花針射進他的龜眼。他就要死定了。所以竇鴻藻見鉄九娘放出那一把梅花針來。雖沒有一根針射到他的龜眼上。但他心中却有些害怕。耳中又聽太湖帮的全夥到來。料洞庭帮人決定全局失敗。這勢面已算撐持不來。好漢不吃眼前虧。不敢戀戰下去。早殺開一條門路。穿到廳外。兩足一蹬。全身凌空。及至鳳姐九娘天虬趕出來一看。却見一道比電還快的光。直飛向南方而去。大家看他飛行的太快。趕他不上。料知他是到南海白眉和尚那裏去請救兵了。鳳姐九娘天虬三人。恰在廳外看見海龍領著一

隊嘍囉兵前來。海龍便指着那爲首的兩人說道。這裏鉄關刀崔兄得勝。這是海燕子顧同。其時顧同手裏還拾着一顆人頭。向鳳姐等說道。這是河豚魚朱二寶。大家傾談了幾句。事因崔得勝回見顧同。把諸葛鶚的計畫。約略說了一遍。等到今夜二更。顧同便給朱二寶一個冷不妨。砍去他的腦袋。嘍囉們前來詢問。首領爲何殺起自家人來。顧同卽向他們宣言道。太湖帮人。約我在今夜二更時分。砍去這個孽障。你們不看那天空間的幾道電光。分明太湖帮人到了。這是太湖帮第一隊人。後面趕來的。一個還勝似一個。洞庭帮局勢破裂。就在頃刻間了。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大家快殺到聚義廳前會齊。那些嘍囉看這位新首領接事以來。能同人共甘苦。不像朱二

寶那樣大刺刺的。眼看太湖帮的全夥。已經殺到洞庭帮來。後面來的人。又一個勝一個。大家都承新首領看得起弟兄們。不把他們真當做是部下的無名小卒。服從洞庭帮也好。歸附太湖帮也好。反正仍是做一回小强盜。一般也有大碗酒大塊肉吃。也就異口同聲的說一聲好。眼前的禍福。誰勝誰敗。也就不暇顧及了。及至殺進寨中。果見寨中的嘍囉兵東奔西躲的樣子。就像太湖帮中有多少人馬。殺到磨盤寨一般。也就趁勢聽從崔得勝的命令。砍殺了一陣。却聽得吹起一聲胡哨。崔得勝便應聲趕得前來。果然見是海龍。胆量格外强壯起來。吩咐一衆嘍囉。高叫太湖帮人全夥到此。就在這時候。竇鴻藻已經被殺得逃之夭夭了。鳳姐九娘天虬當和顧同崔得勝

相見已畢。兵分三路。分頭向西南北三面蘆葦中殺去。于今要說磨盤寨西首蘆葦深處。半邊紅王亮。同着他渾家雌老虎王三娘。埋伏在那裏。早聽得寨中鼓噪的聲音。他們却暗伏在那地方。仍然文風不動。接著四不相盧虬。三脚香鑪韋甲。帶領本部的划船。七零八落。泊在蘆葦以內。料知他們尚不明寨中出了變故。詐敗下來。正要向他們敘話。却見寨中擁上二三十名嘍囉。王亮三娘在黑間。分不出是洞庭帮人。是太湖帮人。三娘便不由昨開喉嚨。喝着值日的口令。說一聲風。……即聽寨中囉嘍。高高回一聲定。……接著王亮又叫出特別口令。喝一聲蛇影。……又聽寨中的嘍囉。高高回一聲杯弓。……王亮才放下心腸。以爲寨中虛惊。並沒有什麽變故。便又問上

面是怎麼樣。却聽顧同的口音。說寨主已從東路出去。抵制敵人。你們要問明口令。才可拋擲石彈。王亮王三娘都說一聲省得。顧同聽完這話。便同崔得勝退後一箭多路。在那裏按兵不動。於今却又要轉說到寨北岸蘆葦深處。金鐘罩柏天熊。茉莉花柏秋香了。柏天熊同秋香伏在那裏。聽得寨中的鼓躁。也與王亮三娘大同小異。他們都畏怯邱道人的軍法。說得太厲害了。仍伏在那裏並不搖動。恰好水天夜叉鉄九娘。飛烙鐵范天虬。帶領二三十名嘍囉兵前來。天熊秋香也因在黑夜間。分別不出來的是洞庭帮人。是太湖帮人。天熊即打挪着喉嚨。喝一聲定。……那邊范天虬早已脫口叫一聲風。……天虬也叫作特別的口令。喝一聲杯弓。……那邊天熊早已脫

口叫一聲蛇影……接著便見九尾神龜莘江。獨眼猿馬義帶領本部殺敗的划船泊近蘆葦。范天虬便高聲叫道。寨主已帶兵從南路出去。抵制敵人。你們要問明口令。才可熒着悶香。莘江馬義都回說一聲省得。范天虬聽完這話。便同九娘退後一箭多路。在那裏按兵不動。於今要轉說磨盤寨南岸番天印姜柱。玉觀音姜菱鳳了。姜柱姊弟二人。伏者那裏。聽得寨中人聲嘈雜。還當是水牢一處地方出了變故。他們各有崗職。這件事却用不著過問。接著獨角獸孫超。八面風仇順帶着本部的划船。一窩蜂的泊在蘆葦以內。料知他們是遵守邱道長的軍令。敗退下來。恰好在這時候。寨中又是一陣陣鼓譟。耳朵裏聽到太湖帮的全夥已到。未免也有些懸心吊胆。祇好硬

着頭皮。仍然伏着不動。偏巧沈海龍關鳳姐帶領二三十名嘍囉前來。他們也因在黑夜匆忙間。辯不出是洞庭帮人。是太湖帮人。便由姜菱鳳傳出一種嚦嚦的聲音。喝一聲風。……海龍便劈口回一聲定。……姜柱待要叫出特別口令。那時海龍早又脫口喝一聲蛇影。……姜柱便接應了一聲杯弓。……海龍又高聲叫道。寨主已帶人從北路出去。抵殺敵人。你們要問明口令。才可放箭。姜柱回說一聲省得。海龍聽完這話。便同鳳姐退後一箭多路。在那裏按兵不動。接著磨盤正東蘆葦處。已泊近許多艘的飛龍。原來是兩頭蛇荀炳。三脚鱉呂大壽。逢着太湖帮人三角菱尤異。分水龍汪鎰。女朱武張劍娘。癩頭黿蕭逵。帶領許多艘的飛龍。前來衝寨。荀炳呂大壽從著邱

道人的命令。詐敗下來。退進蘆葦深處。不見有人埋伏在此。兩人都同時吃了一惊。接著就聽得刀劒作餉。太湖帮人的飛龍上。各人都拈起弓弦。刹那間便有許多的火球火箭。向蘆葦亂投亂射。呂大壽來不及回身。早應箭而倒。荀炳匆忙間。連中三箭。却有一箭貫入咽喉。也就倒斃那裏。洞庭帮的嘍囉。都是血肉之軀。如何當得起無情的飛箭。還不是死的死。逃的逃。尤異汪寀等就此帶領飛龍。泊近葦岸。一齊踴身上岸。謹記諸葛先生交代大家的話。磨盤寨中的機關。遍地皆是。但遇楓樹跟前便轉灣。尤異汪寀上岸。帶領本隊嘍囉。同海龍鳳姐合兵一處。汪寀帶領本隊嘍囉。同范天虬鉄九娘合兵一處。張劍娘蕭達同顧同崔得勝合兵一處。各在那裏按着不動。這時

候一聲雷關勇滿天星狄保攻取磨盤寨的南岸見獨角獸孫超八面風仇順詐敗得將本隊的划船退入蘆葦深處關勇狄保且不用暫時趕入他的窩穴便調着飛龍向後緩緩退下忽然鼓一聲噪那許多艘飛龍早又衝得前來姜柱菱鳳遠望怕起竇鴻藻收兵回來向來的船問明口令便不施放羽箭看那許多船隻漸漸攏近才認出是太湖帮的飛龍剛要吩咐嘍囉放箭不妨後面一聲响動原是海龍鳳姐尤異吩咐嘍囉放箭一時箭石如飛蝗般向蘆葦深處亂投亂射姜柱菱鳳孫超仇順還疑惑是本寨的人放箭射敵人的正要回頭問明不妨前面太湖帮的飛龍箭如風雨姜柱鳳姐孫超仇順及一衆嘍囉早已慌了手脚那裏來得及有招架功夫可憐他們

同着衆嘍囉們。一齊受傷而死。容容易易爲太湖帮人所算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文情如荼如火。好看極矣。火燒赤壁。在舊小說中。本屬罕見之文。作者之匠心獨造。構成此回文字。正不讓古人獨步。

第二十回　諸葛鶚計襲洞庭帮　北海龍力破磨盤寨